

小社  
說會 秋李涵

好青年

上海 華國書局  
新記行印

小社會 好青年

子涵秋著

第一回 山色湖光病中佳麗 簫心劍胆酒底疏狂

這一天剛是中秋佳節。天氣高爽。半空中想一點雲彩都沒有。傍晚時候。隨風飄了幾點涼雨。雨過了。後暮烟四起。秋暑都收。那一片西湖光青葱葱的。撲人眉宇。湖裏還留着幾柄殘荷。趁着月光的楊柳梧桐蕭蕭颯颯。搖得不住。價响東山。一輪圓月已從峯缺裏推將出來。越顯得皓魄晶瑩潔然無滓。其時那一座杭州城好像浸在水晶宮裏。一般爆竹沸天笙歌匝地。家家都在空庭上面設起几案。供着瓜兒果兒。毛兒兔兒。大有鼓舞昇平的景象。你道爲何呢。原來北京新近鬧的復辟不到半月。光景遂銷聲匿迹。重覩共和各人心眼裏都以爲平戈寧馬。中華民國永遠不至再發生變故。所以度

這一次的中秋比較往年尤覺得興高采烈。

(點時節點地址點國家政體)

渾脫灑亮又隱射來後情事並非閒筆——當時湖旁邊有一處村落黃土圍牆白茅蓋屋住在那一搭兒的雖非世外井耕田却也有一種天然野趣城中雖然那樣熱鬧至于這村裏的居人到有一大半高枕無憂深入黑甜鄉裏去了就中單有一家從籬笆眼裏尙露着星星燈火大約也因爲供那涼月兒一張白木桌上還堆着好些紙灰燭淚旁邊站着一個中年婦人在那裏搨掇收拾月光剛射在他臉上年事約莫不過五十多歲然而雞皮鶴髮已顯出下半世的狀態借此便可以表示出他平時清苦不多一刻手裏擋下那塊抹布癡癡的站在天井中間仰着脖子看天又嘆了幾口氣(非賞月也看天而已嘆氣而已)彼洞房重闌笑話納涼者亦曾知世間尙有此種苦人否一件薄薄的布衫已被露水

溼透了大半院中一顆極高的槐樹上面睡着好多隻環頭縮頸的老鴉。他瞧見月地上的人影子早拍拍驚起一直向對湖飛去便在這個當兒從左首一個小房間裏送出一陣紡車兒的聲音那婦人彷彿詫異似的隨即三腳兩步跨得進房哽咽着說道阿鵠你也該休息休息罷你的身體至今還不曾復原勞了神又該咳嗽了這兩個孽障怎樣叮囑着他們須得早些回來此時差不多離二更不遠了欠了覺明天如何趕得及到校裏去上課……那女郎一面搖着紡車一面笑說道娘休得爲我操心便是早上了床一般翻來覆去睡不沈重比清醒白醒的還覺得難受到不如借此消消遣兒到反適意些（語淒而婉）說了這兩句話真個低頭嗆咳起來一時面紅氣喘蓬蓬髮髻散亂下來一直披到額角旁邊（不寫病態而病態如畫）婦人急道我的話如何說着便伸手替他敲打肩背又在茶桶裏倒了半杯

醜茶女郎就口喝了掠了掠髮鬢笑道這不要緊弟弟們也該回來了榴兒不大解事椿兒他是知道好歹的道不得個不怕娘懸心暑假後借的瞿伯伯那裏的學費人家雖不急着要還我們却不可不早預備節前繡的那兩幅五彩花鳥僥倖能豁售脫再加上這幾斤線紗約莫也夠償還瞿伯伯了婦人又嘆道想起你父親在日我們過的是甚麼境況提起萬樹堂的大名莫說這豆瓣大的杭州便是通中國地方也沒有一個不知道的報紙上的著述只要有一篇出來便被人家搶着印刷去了近年來雖然充當小學教員進項不多然而遇見那些貧寒子弟他一般替人家擔任學費不料一經逝世可憐我家萬椿萬榴就沒有人看顧他們了奉問上海愛華女校聘你前去就職你又不肯阿鵠笑道女兒去了誰來侍奉母親攜帶兄弟呢萬一有這造化等待兄弟們各自成立那時女兒再替社會上服務也不爲遲

永懷宏願竟託空言悠悠蒼天曷其有極。母女兩人剛坐在房裏閒話。忽然聽見院子裏一陣脚步響。婦人忙道：「椿兒，他們回來了？」又揚着喉嚨喊了。一句說因爲等待你們大門是虛掩着的。你們進來可將門拴好了罷。便有一個孩子答應說道：「已經拴好了。娘同姐姐還不會睡覺嗎？」說話時候。房間裏已站着兩個孩子。一個十四五歲。刷着博士頭兒。眉清目秀。瘦長臉蛋子。一隻手拿着七寸來長的小紙匣。那一個却是肥頭胖臉。年紀祇有十歲。開外笑嘻嘻的。兜了一衣兜的蓮蓬蘋果。還不住的摶着。望嘴裏送。那婦人欠了欠身子。用手在那大孩子身上摸了摸。埋怨着說道：「出去逛逛也要有點分寸。你瞧這薄薄衣服最容易着涼。萬一城門關閉起來。不放你們出城。怕你們不活活挨一夜的凍。椿兒急道：『娘不信問弟弟。我們早就出了城了。』剛剛走到段家橋。忽聽見後邊滑達滑達的馬蹄聲音。我同弟弟便躲。

在橋欄旁邊想讓他們過去。誰知一匹白馬駛的不是別人，正是鄭家哥哥。他一眼看見我們歡喜的了不得。分付跟他的，硬將我們扯入他住的那洋房裏。問我們可吃酒。我搖搖頭兒說不會吃。他就捧出許多碟子給弟弟。又問親近來身體可好……椿兒說到這裏，又將一雙小眼睛抬起來。向他姐姐飄了一飄。笑道他固然是不放心娘。好像對着姐姐的病。尤真關切得緊。絮絮叨叨的問個不了。又叫我勸姐姐凡事須得靜養着。不要勞心。秋涼下來還該到醫院裏去多住幾時。將病根子除掉了。方才不至生別的枝節。（情深文明只見其纏綿不見其狎褻）說着又將手裏那小紙匣兒向桌上一擱。說道：「偌大這是兩瓶兜安氏的保肺藥水。他囑託我帶給姐姐。他說這藥水確有效驗。只是間斷不得。間斷就不好了。等姐姐吃完。他再買幾瓶着人送過來哩。」椿兒說話時候悄悄偷眼瞧他姐姐的神氣。只見姐姐

姐低着粉頸並不開口微微的咳嗽了兩聲底下的話他便不肯再說了。寫出一聰明孩子。一轉推了推榴兒笑道你只顧吃菓子。鄭家哥哥不是有話叫你告訴姐姐的。你怎麼忘記了。榴兒仰頭想了想笑嘻嘻的說道他說新近買了一架極大風琴等姐姐去捺給他聽呢。椿兒接着笑道並不是這樣講因為他那洋房四圍都是樹木空氣又好又沒多閒人。姐姐若是要消遣他還有新置的批霞那編好了幾首曲兒想姐姐前去指點指點阿鶻見他們小弟兄倆你一句我一句說得喃喃可聽不覺瓠犀微露嫣然一笑。此一笑也爲阿弟乎爲鄭家哥哥乎一寸芳心吾不能測其所居矣。搭趣說道休得嘮叨了夜色沈沈的虧你們倒不害怕從老遠的跑回家裏椿兒笑道姐姐你不知道鄭家哥哥打發人送我們回來的他怕娘要賞給他們酒錢所以吩咐他們站在遠遠的望着我同榴兒進門他們就回去了他母

親笑道：「好了，快滾進房去睡覺罷。明天早點起，休得揉眼抹脖的喊都喊不醒……椿兒，弟弟兒聽見這話，果然跑入對房，各人解脫衣服上床去睡。他母親剛待要走，一眼觸着那藥水瓶子，不覺自言自語的說道：「鄭少爺原是你父親最得意的學生，自幼兒同你坐在一處讀書，人都稱讚像一對玉娃娃似的。」（寫兩人的顏色，一語可抵千百）後來彼此都進了學校，他遇着沒事時候，都還跑得來同你父親講學問，談談故事。一自你父親死後，他看顧我們地方狠是不少，總是心高氣傲，輕易不肯受他的恩惠。譬如有椿兒他們的學費，寧可去同瞿伯伯通融，不願意向他說我們的窮況，其實論他的門第兒性情，兒才調兒那一件不叫人羨慕？便是給我們做個女婿，也不辱沒你父親的名望。只不知你安着甚麼心？好像不願意承認這事。（區區胸膈間物，不能掬示外人，並不能掬示老母，哀哉）阿鵠見他母親

這樣的絮聒他一共低着頭不去理會。一直等他母親走後約莫已經入寢。自家嬪嬪的推開紡車起身扶着桌沿癡癡立了一會沒精打采的將那小匣兒輕輕放入一張樹內然後重行坐下來將那紡車搖動說也奇怪一根綿紗扯在手裏扯不到三三尺長兀自斷了斷了又續續了又斷開了有一個更次也不會紡就一縷綿紗（不明寫芳心撩亂而芳心撩亂如畫）頓時覺得渾身暴躁彷彿汗浸浸的用手摸着又沒有汗心頭小鹿便忍不住笑笑的亂跳耳朵裏似乎還聽見聲息（靜中慘狀何堪消受）隨卽移動脚步虛飄飄的走近鏡台旁邊從燈光裏映出兩頰飛紅燒得像胭脂一般忙推開沙窗探身向外邊望了望只見天街如水萬籟無聲那月光已直射進來照滿了半間房屋索性將燈吹滅倚在窗口呼吸些新鮮空氣心中略覺寧帖了些不到一刻鐘的功夫驚聽見西北角上起了一陣涼風穿花

拂竹一直吹至檐口那鐵馬便叮叮噹噹的響個不住一個寒噤徹骨生涼止不住牙齒索索抖起來趕緊退了幾步和衣向床上一躺要睡再睡不着一霎時鄰雞已唱眼睜睜的望着窗櫺發白知道天已快亮了一咕嚕跳下了床摸着火柴先走至廊下燒了一鍋熱水等候兩個兄弟起來盥洗又細細的替他們刷了頭髮昨天留下的月餅取來當做點心然後弟兄倆方才攜了書包徑自向城外那個兩等小學校上課去了……再說椿兒兄弟昨夜提的那鄭家哥哥這人畢竟是誰呢原來這少年是本城一個世家子他今年剛得十九歲已經在中學校裏畢業名字叫做芳瑜祖父做過湖南藩司身後遺的財產着實不少到了他父親鄭同在前清時候翰林散館歷任過好幾處知縣政變以後憑藉着親友的勢力現在總統府裏充當祕書娶的夫人趙氏是趙旅長星台的胞妹夫妻素來不大和協自家只攜了一個

愛妾向北京去就職。家眷依舊住在杭州。同妻舅趙家離得不遠。芳瑜年輕，不知道經理家政。家中却有一個總管姓馮。名道成。是個不第秀才。當初曾同他父親在私塾裏讀過書的新學。盛行又沒有館可就。跑到北京去要求鄭同替他設法。鄭同因為一時沒有安插他的地方。所以請他回來替自家照料。照料田地房屋。道成欣然允許。老實便將妻子兒女都接來在公館裏過活。平時對着芳瑜不無使出他做老伯的身分。芳瑜雖厭他頑固。然因爲是父親的朋友。却也不敢怠慢。時值長夏。他便借着避暑爲名。住向城外一個別墅裏。落得耳目清淨。晚間回家度節。吃過飯。便騎馬出城。可巧遇見萬氏兄弟。又聽得他姐姐病體不曾痊愈。第二天很有些懨懨不樂。勉強躺在涼椅上。看了幾頁小說。又擱下了。抱着雙膝。目不轉睛的直向窗外一抹雲樹影裏呆望。（其爲玉人住處可知。用筆蘊藉之甚）望了好半晌。黯然觸

起一件心事。兀自跳起身子，走入側首一個小房間裏，靠近電話箱子，將電鈴搖得價響。說了聲援尊慧醫院，隨即對着電筒說道：請伯樂爾先生談話。可是密司忒伯樂爾不是……敝友萬文鵠服了先生的藥，還沒有大效。先生這時候如有閒暇，擬陪先生去看望，看先生能允許嗎？……好極。好極。弟立刻就來……鄭芳瑜一面放下電筒，一面命小廝備馬，又忙忙的披了長衫，戴了金絲眼鏡，小廝們已將手杖同艸帽遞將過來。芳瑜剛待去，不料那電鈴又叮鈴的響動，疑猜伯樂爾又有甚麼話來了，忙提起電筒，側耳細聽。聽一句答應一句，聽完了，將電筒使勁往下一擰，走過來，直着腳就走。罷，芳瑜劈頭向小廝臉上啐了一口，罵道：走到那裏去呢？你不聽見趙舅太太用電話來喊我？早也不來，遲也不來，偏生揀在這個當兒，可巧不巧。

小廝退了兩步，咕着嘴說道：少爺既然有要緊的事，不會回舅太太一句。停一會再去不遲。芳瑜急道：舅太太的脾氣，你不知道？火偌偌的烈性子，違拗他一點，又該累我去挨罵。老實說我寧可遇見舅舅，不願遇見這利害舅母。如今且說不得，你去招呼鄭福，他們隨便打發一個人到醫院裏向伯樂爾先生說一句，請他稍待一兩點鐘功夫，等我趕得出城，再會同他去瞧萬小姐的病……芳瑜說畢，更不怠慢，立刻下了樓，飛身上馬，加了一鞭，如飛的直向城裏馳去。小廝隨後也騎着馬趕來，杭州街道本不甚寬闊，加着人烟稠密，往來人多，車子又馳驟不絕，芳瑜心慌意亂，偏生道旁有個鄉下人歇了一個擔子，在那裏賣藕，不防那馬蹄子絆着擔上繩兒，拖了就走，鄉下人急得緊，追緊趕那馬，不知道甚麼東西同他鬧，把戲越怕越跑，得快滿街上的人，都暉噪起來。芳瑜見闖下禍事，使盡平生氣力，才將轎繩緊緊扣定，鄉

下人攔着馬頭哭嚷着要賠芳瑜再望一望那街道上都是些又肥又白的嫩藕到有一大半被馬蹄踏爛了心下也就過意不去却好那小廝的馬已趕得近前芳瑜命小廝掏出一塊洋錢賠償那漢子的損失方才重行上道走下了多遠對面又馳過一匹馬來那馬上的人見是芳瑜立刻跳下馬說道鄭少爺快到我們公館去罷太太着急了不得又打發小廝來催少爺芳瑜也不暇同他打話只點點頭將兩膀一夾那馬穿了幾條街道已抵趙公館門首有家人們勒住嚼環芳瑜下了馬將鞭子遞在他們手裏大踏步一直走得進去穿過幾重房屋一眼瞧見內室那座天井裏縱橫跪着好幾個婢女有的露出膝蓋有的頭上還頂着石頭烈日當空曬得粉汗浸溼淚痕界面芳瑜知道他舅母又發起鬪威來了這些丫頭便是他使氣的憑據只要生起氣來他們便無辜的挨打挨罵自己也就懷着鬼胎趨趨趄側着

身子上了台階。果然見他舅舅林氏面孔氣得鐵青。旁邊站着。他舅舅一個侍妾盧氏。用手替他揉抹着脯子。（氣憤如畫）一見了芳瑜。楞圓着眼睛說道。我猜到你也該來了。你且替我評一評這理。你舅舅他是個當武官的。既然守衛地方。便不該在地方上娶妻。他公然不知死活。瞞得我實騰騰的又買了一個花枝般的女孩子。瞧那孩子的年齡大約同你表妹妹頡雲彷彿。虧他一把兜腮鬚子還做這樣醜事。我請你過來也沒有別的奉煩。你替我照這話寫一封信去。問他一個白眉瞪睛看他拿甚麼話回我……說着便疊連聲命人去取筆硯。芳瑜怔了怔。款款的說道。這話又是誰告訴舅舅的。我瞧舅舅他不是不知道舅母利害。如何在背地裏幹這不尴不尬的事體。林氏急道。我要人告訴我。則甚我冤枉他。我的夢斷斷不會冤枉他。適才我在榻上打了一個盹。分明夢見你那不肖的舅舅同那女孩子坐在一處。

我一氣便氣醒了。所以一定要同他們拚命。（妬婦妬至于夢眞是出人意外）芳瑜不覺噗嗤笑起來。連連搖手說道：我當做甚麼事呢？原來是舅母做了一場大夢。（說破好笑）廬氏在旁也插嘴說道：太太好好兒睡覺的兀自從夢中大哭大鬧起來。把我們魂都嚇掉了。我剛自勸着太太這都是太太平時心裏懸掛這事。以至那夢婆婆便跑來同太太取笑。（夢婆婆三字新）林氏扭頭冷笑道：放屁！我的夢是再靈不過。不瞞你們說。當初我做女兒的時候常常夢見嫁給一個帶刀騎馬的老爺。後來不是應驗了？你舅舅可巧就做到旅長。我既相信那個夢。自然便相信這個夢……大家正說着話。外邊已抬進兩乘大轎。早有僕婦們吆喝着說：大小姐同二小姐由學校裏回來了。當時便走入兩個女郎。一個濃眉大眼面皮糙黑。同他母親臉龐子彷彿。名字便叫做韻雲。是太太林氏所生。那一個嬌小玲瓏却是庶出。

見了表兄芳瑜都含笑行了禮林氏此時看見了他這愛女將適才的怒氣已消去大半芳瑜便趁勢替那幾個丫頭講情林氏笑道這些死糊塗的奴才他們不識眉眼高低應該吃這苦頭既是外甥少爺替你們說了好話還不過來謝謝少爺老賴在那裏想我賠你們奴才的禮不成……那幾個丫頭得了這樣口氣一個個擰起身子上前打拱兒謝了芳瑜又謝了林氏太太那個二小姐柔雲望着芳瑜笑道哥哥自從搬向城外去避暑倒有好些時不到我們這裏來了我在先託你代買的那劍法指南同日本武士道上下兩集不知道可買了不曾芳瑜笑道劍法指南我那裏原有一部因為今天來得匆遽忘却帶給妹妹至於那一部武士道妹妹通不曉得外間正忙着抵制外貨像妹妹這樣文明的人難道還拿中國的銀錢去買這東西來看柔雲正色說道哥哥這話又講錯了抵制外貨總該有個一定宗旨譬如

這東西是消耗品。我們自當不能使金錢外溢。若是有益的書籍。萬一我們研究得純熟將來。正可以彼之矛攻彼之盾。何能惜此區區小費。轉因噎而廢食。我還有個比喻。醫士不善治病。這是醫士的不好。不能因這醫士連藥都批駁起來。說是吃不得。那就錯到底了。芳瑜點頭笑道。妹妹說得極是。改一天我便買得送過來……又因為柔雲提到醫士兩字。不覺觸起約着伯樂爾的事。登時就想向他舅母告別。林氏將臉往下一沈。冷冷的說道。好呀。輕易也不肯來來了。又匆匆的要走。我們這裏老虎多着呢。不要將你吞吃下去。我已經依你們說。夢沒有憑據。你舅舅的信暫且不煩。你寫了小姊妹們在一處講講話兒。不比你獨坐在那空屋子裏快樂來得去不得。我早吩咐廚房裏備了酒席。今夜涼月依舊是滾圓的。我們來補一補中秋佳節。——越是有心事的人。越遇見這樣纏障。真是無可如何。——芳瑜那敢再行分辯。

只得悶悶的坐着抬頭一望見柔雲還站在這裏。頡雲已不知去向。勉強問道。頡妹妹呢。林氏笑道。這孩子原是實心眼兒。他見你在座。想是不大好意。思避入他繡房裏去了……芳瑜聽見這話。兀自吃了一嚇。忙豎着耳朵往下靜聽。林氏又笑道。前月裏我不是帶着他到你府上去賀你母親的生日。其時我曾笑着同你母親說。瑜兒同我家頡雲倒是天生成的一對。將來就給你做個媳婦罷。你母親也笑說。很好。不防這癡孩子聽入耳朵裏。見了你自然有些羞怯怯的。像我們這官宦人家的小姐。應該這樣莊重才好。我就看不下去。那些外間文明男女怎麼人生面不熟的。會在背地裏鬼鬼祟祟。瞞了父母。竟私自訂起婚姻來了。世界上那裏有這樣老臉的女孩子……芳瑜一面聽着。一面暗暗着急。登時臉上變了顏色。又怕他舅母瞧見。忙背轉臉去。同柔雲講話。柔雲見他這倉皇樣兒。忍不住噗嗤一笑。兩人假作去。

瞧桂花走近天井裏一個小花圃旁邊。柔雲低低笑道：「你聽見了沒有？這可是大喜的事呀！」芳瑜跺腳急道：「這話打那裏說起？令姊的面貌還在其次，單論他那不瘋不癲的脾氣，誰娶了他就是誰遭瘟。如何我的母親一共也不會向我提過這話？」柔雲笑道：「這還不是他一相情願，你也不用因此急壞了。身子可想，姑母不以這事爲然，方才不肯向你提起。你由他們說着好，頑罷了。認真起來，反不方便……」芳瑜半素同他這位表妹，倒還談論得入港此時，聽見他這番勸說，只得點頭答應。一會兒工夫，又聽見他舅母林氏喊着說道：「日頭也快落了，你們通不知道到書房裏將珠少爺接得回來，散散心。打量我糊塗呢！我的心肝就是你們的冤對。挨一刻兒，不瞧見他的影子，你們心裏不知怎生個快活……」盧氏忙向衆僕婦們丟了一個眼色，接連就跑出兩個僕婦飛也似的向書房裏去接林氏幼子珠官……原來林氏太太

太一生祇養了兩個兒女。女兒韻雲適才已經表過。後來趙星台因為沒有子息。背着林氏常常在外邊尋芳獵艷。林氏想籠絡丈夫的心。特地允許他娶了一個妾進門。便是柔雲的生母盧氏了。這一年林氏忽然懷孕。生下來却是一個小官官。直喜得個趙星台將他這位太太當做菩薩一般看待。說東就東。說西就西。一點不敢違拗。從此約法三章。再不許星台娶妾。所以適才在夢裏犯了他的禁約。他也要去同星台嚴重取締。至於講到這個珠官。雖則養成七八歲。連自家的爹媽。一共還認不清楚。第一件那一張小嘴。與人不同。別人的嘴唇。依規矩是上下兩片。他却在上邊分成兩片。連底下嘴唇一并是三片。從鼻孔正中一直溝通到上齶。同月宮裏擣藥的兔子一般。無二皮膚。黑得像漆。兩搭眉毛倒垂下來。笑起來人還錯認他是哭。林氏自然愛而不知其惡。每日將這珠官打扮得粉裝玉裹。外面學校。雖多他却捨。

不得放他出門便在家裏請了一位教讀先生教珠官認字芳瑜同這位先生也會過幾次這個當兒因爲礙着林氏在座既不便同來雲親熱便借這名目向林氏請了示說晚膳還有一會甥兒且去同卜老夫子閒談閒談林氏笑道這樣也好但是我們今晚吃酒有你表妹妹們在座你却不要將那個滑頭帶得進來芳瑜笑道這個甥兒理會得斷不敢像那樣冒失……說着便趁勢跨出天井從一角小門裏穿入甬道由甬道東首三間小花廳上行去早見珠官迎面而來一個僕婦扯着他一隻小手他便像醉漢似的垂着腦袋彎着脊背腳不點地的向外飛跑一把金鎖練子拖在那青石板上沙拉沙拉彷彿犯人腳鐐一般的響那個僕婦瞧見芳瑜忙將珠官扯了一把說你不叫喚哥哥珠官立定仔細將芳瑜望了望早哇的哭起來將一件秋羅夾衫被眼淚鼻涕染成一大片那一個僕婦便向那說話的僕婦埋怨

一面又哄騙珠官叫他不要認生這是鄭家大哥哥常常來慣的怎麼怕起他來了那個說話的僕婦也嚇得面目失色一路攙扶着珠官進去芳瑜不由歎了一聲暗暗說道萬榴比他大不了許多何以他的見識便與這癡蟲不同也是我那舅舅在外充當軍官不知造下甚麼冤孽因此生出這怪物綾羅珠寶白白被他玷污若是給萬氏弟兄裝飾起來一定要加幾倍的美秀呢（言外定有文鵠在我之猜測一定不謬）想到這裏却好已走近書房幕不防跳出一個麻臉少年來年紀也不過三十左右笑容可掬的嚷道奇呀我剛在這裏瞧小說子忽的書本子上一道紫閃耀得眼睛花碌碌的我知道就有貴人下降果不其然外甥少大人真個來了學生未曾遠迎伏乞恕罪則個……說着一個鞠躬將個頭直垂到褲襠裏再也不肯抬起一雙手遠遠的放在脊樑背後芳瑜十分好笑用手在他頭上敲了一下說老

夫子休得取笑我也。因爲多日不見特地過來奉訪。像你這樣客氣我們到不好暢談了。卜先生依舊不肯抬頭。沒口子喊着不敢不敢。芳瑜急道：「你這不敢兩字怎講？」卜先生又道：「老夫子尊稱實在不敢。」芳瑜笑道：「並非我要稱你老夫子。實因你那大號上次曾經告訴過我。我的記性壞。早又忘記了。不稱你老夫子。叫我稱你甚麼呢？」這時候卜先生方才將身子一挺。指着臉上說道：「人都稱我卜麻子。少大人就叫我一聲卜麻子好了。我配同少大人稱名道姓嗎？」芳瑜笑道：「話雖如此。但這麻子是你的缺陷。我們稱呼你。你不該生氣。」卜麻子哈哈大笑說道：「我這麻子與衆不同。是世界上罕有之物。不瞞少大人說。少大人倘若抓一把黃豆來。一粒一粒嵌在我這麻子洞裏。我不消拾頭能够叫這黃豆一粒不落。當日南洋勸業場賽會蒙會長的賞鑒。賜我頭等金牌。如今這金牌還懸掛在舍間神龕上面。偷蒙少大人叫我一聲。」

麻子不比得那金牌還榮耀得許多。芳瑜笑道：「穀了，你不用囉唣罷。我們且坐一坐。」腿部站得癱了。卜麻子憑空在頭上鑿了幾個暴栗。笑道：「人都鄙薄我卜麻子，會諂媚貴人。這可不是老大冤枉，卽以少大人而論，我若是有本領的，也不該累少大人。」站這一會兒，罪過罪過……說着便邀芳瑜坐在自己那座師位上面。芳瑜謙遜道：「師位如何敢佔？還是隨意坐的好。」卜麻子笑道：「不錯，不錯。這師位是我們教書匠坐的。枉自褻瀆了少大人。這一搭兒來，這一搭兒來……一面說一面早親自端過一張大圈椅，高高的送在供聖人牌位的面前。死拉活扯請芳瑜坐得上去。芳瑜被他這一頓糾纏，轉弄得六神無主，覺得同這樣俗骨也沒有可以甚麼攀談。當下便搭趣着問了問珠官的功課，誰知那個卜麻子登時滔滔汨汨將那珠官說成天上地下無如何聰明，如何秀麗，又說自己的教法怎樣講究認一個字便得。

一個字的益處。講一句書，便得一句書的妙解。他說話的當兒，剪直叫別人插不下嘴。芳瑜更耐煩，不得只好向他告辭，依舊轉入內室。（與美人周旋，何如同這蠢夫周旋？）鄭芳瑜只是自尋煩惱。其時內室裏已經點了燈火，檜前一排八張紗燈都用碧紗蒙着，點起來綠沈沈的。因為天熱，電燈一齊都熄滅了，不用却好。雲肚裏又推出那輪皓月，微微的西北風從桂花裏飄拂出來，使人心爽神怡。僕婦們已將酒席預備整齊，林氏攜了珠官坐在上首，芳瑜同柔雲打橫對坐，下邊便是盧氏侍婢們輪流斟酒。林氏幾次命人去請韻雲，韻雲害羞，一定不肯入席。柔雲只管望着芳瑜微笑，珠官見了席上菜肴，伸手不住去撈摸。林氏笑着一樣一樣的遞過來給他，芳瑜湊趣便將卜麻子誇讚他的話一一說給林氏聽。林氏得意已極，撲着珠官腦袋笑。道我這心肝肉……一句話還不曾說完，只聽見鋪的一聲，那珠官潰了一。

屁股稀屎殊多。僕婦丫頭一齊趕近前來收拾。有一個僕婦手腳快了點，將珠官抱離了席面。珠官因爲菓子穀不到手哇的大哭大鬧起來。嚇得林氏只管嚷着兒子莫怕。又罵那僕婦不知道眼色。引小少爺生氣硬逼着那僕婦跪在珠官身邊。珠官便伸着脚在那僕婦頭上亂蹬乱踏。盧氏也趕在裏面哄騙珠官。珠官抹了眼淚。依舊要這樣要那樣。一任屎在褲襠裏。他也不許人理會。林氏的一隻手一邊摸摸珠官的屁股。一邊又拿着箸子上來夾菜。諸君細想想。像這樣筵席。任是陳設着許多山珍海餚。包管不能下咽。何況芳瑜同柔雲都是愛好天然。你叫他們怎生消受呢？好容易一直挨至初更以後。那珠官有些磕睡上來。油嘴垢臉直向林氏懷裏倒兩個小眼珠兒。濛濛的直往下閉。林氏也覺得有些困倦。便趁勢向芳瑜說了句。你們再多飲一杯罷。想我不能奉陪……說畢便命僕婦們抱了珠官自家跟在後。

面一齊走入後進臥室。盧氏不敢怠慢也隨着進去伺候。芳瑜望着柔雲笑。了笑說道哎呀赦書已下我們稍可自由了像舅母這樣無理取鬧我不過。一時三刻碰見他老人家早悶得慌慌的覺得十分難受虧妹妹們同他住在一處……剛說到此早見柔雲眠睡裏一紅幾乎垂下兩行珠淚芳瑜也知道他們母子常常被林氏凌虐今見柔雲如此情狀却不便再說甚麼轉笑說道好妹妹你吩咐他們將這菜子移至涼月底下我們還可多坐一會有別的菜再換些上來適才那些膝牀東西撤下去給他們吃罷柔雲點了點頭大家站起身子早有侍婢替他們將席移至階下彼此重行入座仰頭望了望果然纖雲不流金風四起砌下蟲聲啾啾唧唧的在那裏吟唱芳瑜這時候細細賞鑒柔雲的秀色又加着有了幾杯酒下肚立即高談闊論不似先前不高興的模樣一會子問他學校裏有甚麼功課一會子又問他閨

閣中需甚麼裝飾。柔雲隨意答了幾句。芳瑜忽的又想起一件事來。笑問道：「妹妹的劍法狠精。當這秋夜無聊何妨舞一套給我看。」鼓一鼓我的興致。柔雲搖頭笑道：「那是一時高興學着頑的。如何稱得起劍法兩字。況且這劍一天不舞。一天便生疏起來。我已被那些功課麻煩得要死。誰還有心情去弄這個芳瑜。涎臉說道：「這是妹妹推辭的話。去年你那學校開游藝大會。妹妹在那當兒不是舞過一回的。誰也不稱讚妹妹身法手法俱極純熟。這一會子又故意作難了。想因為我們是文弱書生。不配研究武技。所以妹妹這般拒絕我。可是不是。（請將不如激將）柔雲被他纏得沒法。只得笑道：『你且等一會。等姨娘出來。我舞給你看……』」芳瑜大喜。又吃了幾杯酒。一疊連聲。命柔雲身邊的那個小婢。名字叫做綃紅的。趕快去替你們小姐去取劍。綃紅笑着答應了。停了一歇工夫。綃紅捧着一柄帶鞘寶劍。隨盧氏一齊出。

來。盧氏。望着芳瑜。笑道。少爺。瞧瞧我們家裏故事可多。一個孩子家縱容得這樣。沒高沒低……柔雲冷笑。道。娘。你可歇着些罷。這些話傳入母親耳朵裏。又該給氣。你受……芳瑜也不理會他們說話。一見了那柄寶劍。喜得忙接過來。從月光裏抽出半截。驚覺得一道寒光。浸人毛髮。照見自家顏色。都是雪青的。不由打了一個寒噤。依舊插好了。交給絹紅。連忙吃了一杯熱酒。方才壯起胆子。喝采道。這劍真好。舞起來益發好了。盧氏笑道。好好吃酒罷。咧。又動刀動槍的做甚。柔雲笑道。原是這話。哥哥一定要我獻醜。舞得不好。却不許笑我……說着。便出了席。輕輕將袖子擋得一擋。絹紅遞過那劍。柔雲展開步法。略略舞了幾套。門路究竟不大嫰熟。早微微有些嬌喘起來。

(寫舞劍到此。却好與舊小說那些而不更色。氣不少喘。一輩女英雄。正自不同)忙放下劍。笑向芳瑜。說道。這個算甚麼呢。芳瑜也笑道。在我這個不。

懂得劍法的人看去倒還覺得不錯（語妙天下）但是我常聽人傳說那舞得好的只瞧見劍不瞧見人何以妹妹這才舞的時候我依舊瞧見妹妹身影在那裏蹠上落下呢柔雲笑道那個除非劍仙才有這樣本領我是學着頑的罷了這講究不到這裡……芳瑜見他嬌憨可愛加着自己也有幾分醉意涎着臉便來勸柔雲的酒柔雲不肯吃他又滿滿倒了三大鍾先行喝了柔雲無奈勉強喝了半小杯芳瑜得意已極又嚷着要吹簫給柔雲聽盧氏笑道時候已經不早了我看大家還是趕快吃了飯罷芳瑜那裏肯依一定命人將簫取得來及至接了宮商早斷斷續續的吹出不來不成腔調（芳瑜之簫與柔雲之劍可稱雙絕爲之一笑）一首悶得月落參橫夜闌人靜盧氏攜着他這愛女進了內室芳瑜此時也來不及出城只得在書房裏歇了一夜正是

天生麗質。唔對良宵。不獨醡酒。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秀色可餐。

小社會  
小說會 好青年

江都李涵秋著

第二回 間學堂校長斂財 走荒郊兒童畏禍

叮鈴！叮鈴！叮鈴叮鈴！有一處學校裏剛搖起那上課鈴子。只見一片操場上先前本有二三十個小學生在那裏蹴毬的。蹴毬的好不熱鬧。一經聽見鈴聲響動，登時風馳電掣的都奔入講堂。萬椿萬榴便也從人叢裏各自尋着自己座位，紛紛坐下。這時候教師還不會來。大家猛的抬頭一望，忽見迎面那塊黑漆板上用粉筆寫了幾個大字：「諭諸生知悉。今日須按名補繳月餅費貳百文。切切毋違。」學生們見了這字樣，互相拍手譁笑。有的喊着月餅費；月餅費有的嚷着貳百文；貳百文喧譁得不亦樂乎。惟有萬椿將個頭伏在書桌上一句也不開口。不多一會窗外有個人。

影子一閃。大家知是先生要進來了。才止住了談笑。但見那位先生生成一個瘦瓜骨臉兒。一抹花白鬍子。戴着銅框眼鏡。手裏捧的一本幼學須知。句解一本光緒二十九年初等小學教科書。彎腰曲背。踱上講台。一古攏兒。將書本放下。提着他嗓。嘍哩嘍哩的喉嚨唱了一句。繳茶資。唱過之後。站着動也不動。這却是照例的老規矩。學生登時鴉飛雀亂。紛紛走至講台面前。你攢一個銅錢。他攢一個銅錢。將個紙盒子裝得滿滿的。那先生便眉開眼笑。起來。然後舉起一根教鞭。指着黑漆板。向他們問道。這上面的字。大家都認得。衆學生鬨的一聲答應。說都認得。都認得那先生皺着眉頭。說道。這不光是要你們認得。是要實行的。你們起先原不知道。發生這事。一時大約不能繳納。我有一個變通辦法。限你們午飯以後完全帶來。那就沒有話說了。你們須明白。並不是我做老師的節外生枝來。需索你們實緣。節前開支。差

得許多還是你們師傅想出這個辦法。子暫濟眉急。你們千萬不可編派我。巧立名目詐欺取財。如若傳到那些刻薄視學員耳朵裏。我可就吃不了。要兜着走了！他這一陣閒話在鐘點上到挨磨去四十分還有十分鐘却好。夠他在那裏揩擦漆板漆板揩擦完畢。早又叮鈴！叮鈴！搖着下課鈴了。那先生先收紙盒裏銅錢一把一把塞入口袋重行轉身捧了幼學須知句解光緒二十九年初等小學教科書出了講堂。那個萬榴依舊和那些孩子在一淘兒去尋樂。頑得格外高興。這是甚麼緣故呢？因為我們中國的兒童有一種最妙的心理。但凡能見有錢要去送給先生。他們比甚麼還要快活。幾倍好像先生得了他們的賄賂。定然另眼看待。該罵的也不罵。該打的也不打了。惟有萬榴得了這個消息。他立在牆上一頭懶。朝門站着。旁邊沒言沒笑。一直挨至放了午飯。弟兄兩人攜手回家。萬榴向他哥子問道。哥哥難。

不成。你病了。麼爲甚。這樣閼懶懶的。你將頭低下來。讓我摸一摸。看可發熱。萬椿將他手臂一推。發恨說道。你見誰病來。休得胡說。我有我的心事告訴你。也不知道。萬榴將頭一縮。笑道。你果然沒病。就罷。若是有病。鄭家哥哥送姐姐的這兩瓶藥水。也可以分一半給你嘗嘗。橫豎不消花錢。姐姐吃得你也吃得。他一面說。一面都走入院子裏。萬榴聽見一棵樹底下有蟋蟀在那裏吱吱的叫。他早躡手躡腳近前去想掏摸。萬椿此時一眼瞧見他母親楊氏在灶下燒火。他姐姐文鵠洗了好多芋奶奶準備下鍋。萬椿款款的將先生要月餅錢的話告訴了母親楊氏。不由嚇了一怔。站起來。撲了撲身上蘆花。哭喪着臉說道。這可又是一個難題目嗎。好孩子。你難道不想想。在八月節前。甚麼東西都質當乾淨。連一個銅子兒都不剩。有升把兩升白米。今天。一共都捨不得吃。自家院子裏種了些。芋奶奶叫你姐姐煮出來。胡亂當。

頓午飯。你同榴兒。每人貳百文。一共須得四百。這四百銅錢。究竟在那裏去設法。我並不怪你們的先生。他是一個寒士。雖然掛這學校旗兒。又沒有官費津貼。你叫他不在學生身上打主意。可不要張着大嘴去喝西北風。（並不怨及先生尤見忠厚）只恨你弟兄倆可憐。生在我們這貧苦人家。連這點點孝敬。都不能同別的學生一樣去討老師的歡喜。想起來。狠覺得對不住你們。（哀猿之啼。聞之腸斷）楊氏說到此處。一雙眼淚直流下來。萬椿也不住的拿袖子揩抹自家淚痕。文鵠在旁聽得呆了。勉強笑道。娘同兄弟都不用傷心。我那裏還藏着二百銅錢呢。本擬湊齊來別的款子。還瞿伯伯的如今且說不得這話。先給你們拿去交給老師。下餘的貳百。同老師懇個情。分過幾天再送過去。想你們老師也沒有個不肯答應的道理……萬椿見姐姐說是有錢才展開笑容。說道有了貳百文也就好了。比一文不帶去。

體面得許多。只是又要累姐姐爲我們多紡些綿紗了。叫我們將來怎生報答。姐姐文鵠笑道。自家姊妹也講不到這些。只要你們肯用心上進學業。有成娘瞧着歡喜做姐姐的死了。都是瞑目。文鵠說畢也就忍不住眼眶子一紅。向他母親搭趣說道。娘真是忘情了。怎麼火也不湊。水也不放。兄弟他們不能就擋吃了。還要到學校裏去哩。萬一累他們扣了缺席分數。倒反不好。楊氏也笑起來。於是母女兩人將芋奶奶忙得煮熟。大家在堂屋裏吃了。一飽萬榴吃完了。忙着擦嘴。又向他哥哥問道。那件事你告訴了娘。不曾萬椿點了點頭。跟着文鵠進房。將貳百文取得在手。弟兄重行向學堂走去。剛在路上走的時候。萬榴笑嘻嘻的說道。好哥哥。你將我的貳百文交給我罷。我的力氣大。我想擠在他們頭裏。第一個先繳了這款。你就跟在我背後搶上來。也去繳你的貳百文。包管老師見了我們。笑得攏不起嘴。萬椿見他的

話說得可笑，隨卽將貳百文向他手裏一遞，笑道：「你拿去罷，休得遺失了。」萬榴雖然將錢接到手裏，復行扭頭問道：「你的錢藏在那裏呢？」可給我瞧一瞧。看萬椿搖了搖頭，便將母親沒錢，姐姐僅剩了二百錢的原故，一一告訴他。聽他轉呆了半晌，跺腳說道：「這個如何使得？我有錢給老師，老師歡喜我。他見你沒錢，他就不歡喜你了。這個錢我可不要你拿去給老師，算你的罷。」（天眞之言，出自肺腑，與尋常套語不同。）萬椿正色道：「你休得胡鬧，我又不是不給錢。老師不過耽延幾個日子，老師問着我，我自然會說你年紀小，因此觸惱了先生，吃了虧，休來怨我。」萬榴想了想，只是不依，將個頭搖得像博浪鼓似的，說不行不行，吃虧我倒不怕，但是姐姐的錢，原交給你的，你何必去冒這危險，轉替我打主意？（兄友弟恭，真是難得。）再不然，我同你平分，每人給一百錢給先生，便是挨打挨罵也還落得個公道。萬椿見他執

意。不。允。只。得。哄。騙。他。說。道。你。儘。管。拿。去。休。得。囉。囉。我的。錢。娘。過。一。會。子。就。送。來。了。因。爲。有。一。件。衣。服。要。送。進。城。去。質。當。一。時。趕。不。及。叫。我。們。先。到。學。校。（說謊。非。美。德。也。然。而。因。愛。弟。說。謊。雖。謊。不。謊。矣。）萬。榴。聽。了。方。不。開。口。及。至。跨。進。學。校。的。門。那。位。老。師。等。不。及。上。課。鋪。點。早。候。在。講。台。上。坐。等。各。學。生。紛。紛。上。前。繳。款。比。較。繳。納。茶。費。還。熱。鬧。得。幾。倍。有。的。是。銅。錢。有。的。是。銅。角。子。有。的。是。銀。角。子。還。有。紙。票。夾。雜。在。裏。面。老。師。一。時。手。忙。腳。亂。光。碌。碌。的。眼。睛。珠。子。只。管。翻。上。翻。下。一。直。等。到。諸。生。繳。納。完。畢。然。後。細。細。的。點。了。數。目。只。不。相。信。似。乎。內。中。還。欠。着。一。份。又。不。便。查。問。老。在。那。裏。曬。哩。咕。嚕。的。盤。算。萬。椿。覺。得。不。能。瞞。混。老。師。隨。即。恭。恭。敬。敬。走。上。一。步。將。家。中。沒。錢。的。話。說。了。一。遍。又。說。改。一。天。自。當。如。數。補。繳。決。不。短。少。分。毫。那。位。老。師。方。才。明。白。不。由。一。把。無。名。業。火。上。沖。髮。項。睜。圓。了。大。眼。向。萬。椿。吆。喝。道。你。滿。嘴。嚼。的。甚。麼。舌。頭。難。不。

成。我還有這工夫替你記帳。你家既然沒錢就不該到我這裏來求學。你瞧別人誰都是有錢的。他們如何都繳得清清楚楚。我知道你生性狡猾。又不知同誰賭錢。賭輸了轉拿這話來向我搪塞。好好你且歸你的座位。停會子我們再講……說着便將案上的錢一古攏兒先行捧入後面重行出來上課。可巧這一課便是算學。他第一個便喊着萬椿名字向他問話。萬椿忙將身子站得筆直。動也不動。老師用手指着兩撇鼠鬚含笑問道：今天有個題目。命你替我算一算。我這講堂上的學生共計二十八人。每人出月餅錢二百文。共該得多少。萬椿不加思索隨卽朗朗的答道：該得五千六百文。老師將臉一沉。正色說道：放屁。本校的算學重在實地練習。你既說該得五千六百文。如何我數來數去同你對答的相差還遠。萬椿生性本來機警。忙掉轉口氣答道：除得學生欠繳的二百文。此時應該得五四零零。老師冷笑道：好。

個。五。四。零。這。種。算。法。不。知。是。誰。教。導。你。的。我。只。知。道。二。二。如。四。二。八。一。十。六。怎。樣。你。倒。算。成。二。八。一。十四。了。可。想。平。時。在。功。課。上。毫。不。用。心。這。還。了。得。你。快。替。我。站。到。這。搭。兒。來。面。壁。……衆。學。生。見。他。們。老。師。有。意。同。萬。椿。爲。難。大。家。都。狠。不。服。氣。霎。時。間。交。頭。接。耳。指。指。點。點。的。不。像。先。前。安。靜。——讀。書。至。此。吾。甚。嘆。吾。國。國。民。其。義。氣。不。如。此。等。小。學。生。者。多。矣。——再。瞧。那。萬。榴。他。見。哥。哥。因。爲。不。曾。繳。錢。受。先。生。這。般。蹂。躪。兩。個。小。眼。胸。裏。汪。汪。的。含。着。許。多。清。淚。雖。然。不。敢。開。口。却。早。鼓。起。兩。片。小。腮。頰。兒。像。個。癩。蝦。蟆。似。的。伏。在。書。桌。上。一。言。不。發。事。有。湊。巧。偏。生。萬。椿。在。那。面。壁。當。兒。身。子。忽。然。扭。了一。扭。那。個。老。師。剛。把。全。神。灌。注。在。他。身。上。順。手。便。給。他。一。教。鞭。萬。椿。負。痛。拿。手。來。攬。那。鞭。子。便。在。他。手。腕。上。抽。了一。條。青。痕。衆。學。生。見。這。模。樣。不。約。而。同。都。譁。噪。起。來。萬。榴。此。時。已。是。悲。憤。交。加。奮。不。顧。身。便。趁。着。這。機。會。從。人。叢。裏。跳。上。講。台。他。

也不問好歹使起他的蠻力。捧着老師的屁股向台下一推。老師出其不意。一個筋斗跌得像是狗吃屎一般。伏在地下。要扒也扒不起。衆學生非常得意。那一片拍掌的聲音比甚麼還響。（譜竟爲浮一大白）老師大嚷着反了。反了。你們快替我將這小畜生活捉活活處死。及至等他慢慢站起身子來。再一細望。那萬椿已不知去向。老師又遷怒到萬椿身上。立刻命人取過一扇粉牌。要開除萬椿。衆學生都喊說道：這與萬椿又有甚麼相干。老師若是要開除他。不如將我們大家一齊開除。說時早。一窩風的擁着萬椿紛紛退出學校。萬椿向他們哭着問道：我的兄弟呢？（一語腸斷）衆學生答道：你這個愁甚麼？他還不是因爲闖下禍來。包管先跑回家裏去了。我們此時也須先行打個好主意。好去對付那個瘟。因大家不許散開。一齊到萬大哥府上。一者探訪阿椿。二者商議辦法。衆人接着說道：贊成。贊成萬椿心。

裏只放心。兄弟不下先行跑了幾步，跑回家裏，一進門便喊道：「榴兒！榴兒！」他母親同姐姐正在院子裏用水澆菜，見日頭還不曾落，萬椿已經回來，先自嚇了一跳。又聽見他帶哭帶問，忙回答道：「你問榴兒？」則甚？榴兒不是同你一路上學去的？萬椿聽見這話，急忙轉身向着那些同學哭道：「榴兒果然丢了，這都是我連累了他……」一面說，一面便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來。不住的喊：「兄弟！」他母親楊氏一時摸不着頭腦，又見三三十個學生成羣結隊都跑來叫喊，有些孩子便扯着楊氏一長一短告訴他，適才的情事。楊氏大驚失色，說道：「還了得！榴兒丢了，到不打緊得罪老師，怎生去賠罪才好？」其時學生之中有一個年紀較大的，名字叫做尤權，他對着楊氏冷笑，道：「伯母休得說這不掙氣的話，甚麼老師？他想出法子，需索我們不算，還仗着他，的勢力欺負椿哥？我們久經要同他翻臉了，難得阿榴替我們衝了一個頭。」

仗。我們第一先要去尋阿榴的下落。然後再慢慢的同那瘟囚算賬……此時衆學生都擁擠在萬家院子當中文鵠忙端了好幾張木凳出來請他們坐地。無如人多凳少。到有一半盤膝坐在青艸地上互相談論。公推尤權做一個大頭腦。大家願意聽他調度。尤權也答應了。隨即派了七八個學生先分頭向四下裏去尋萬榴踪迹。（甚是）萬一尋着了也不須聲張。最好祕密着不給那瘟囚知道。（是極是極）那七八個學生連連答應。真個飛奔到村子外面尋覓萬榴去了。此處衆人又想法子同老師交涉。你一句我一句說出來的話總有些叫人發笑。事實上却行不過去。文鵠在背地裏蹙着雙眉。忍耐不住便悄悄喊萬椿進來。萬椿只是淌眼抹淚。文鵠急道：「你儘哭有何用處？這件事少不得要請一個有體面的人出來替你們做主。全靠著你們這三十個孩子怎生對付得那個老師？」萬椿急道：「姐姐的話雖然不錯。」

只是叫我去請誰哩。文鷗臉上一紅，低低附着他耳朵說了一句：（不必明點其人，讀者可以意會。）萬椿轉悲爲喜，立卽跳出院子，穩住衆多學生說：我去了去就來。萬椿剛才走後，衆學生也沒做理，會鬱的一眼瞧見大路上跑來一個披頭散髮婦人，身體極其肥厚，敞着胸脯，兩個大奶膀子一上一下。容得像打鞦韆一般，左手執着一柄破芭蕉扇，襪子汗濕了半截，不由分說虎吼的搶入萬家那片板門衆學生這時候已從丹田裏冒了一個寒噤，原來衆學生却不狠怕他們的先生，只怕這位雌老虎的師母。可想這婦人便是他們的師母了……我講了這半日的話，還不會將這位學校老師歷史略敘一敘，諸君如何得明白這內中情事？如今且趁這個當兒替他們補敘一遍，要使諸君知道當這學務昌明的時代，原也有一種卑劣頑固的校長，攬雜其中，不獨於辦學前途大有妨礙，而且將許多青年子弟誤了他們上。

進提起來也狠覺得危險你道這位校長是甚麼出身他原名程敬在十幾歲上投入一家錢鋪子裏做個小官性情倒還忠厚老實店主陸老板狠器重他凡事都另眼看待陸老板又沒有兒子只生了一個女兒自幼兒肥白如瓠雖則粗眉大眼舉止蠢俗然而一經看入程敬眼裏便覺得天上的安琪兒也不過如此美麗他便小心在意不獨在陸老板面前着實獻勤有時候同那胖姑兒也是有談有笑胖姑兒要甚麼他已早想出法子買來孝敬胖姑兒已經有了知識背地裏同那程敬不無有些眉來眼去送茶遞飯問煖噓寒剪直將那程敬當做自家骨肉看待陸老板見他們處得非常要好心裏也暗暗歡喜（奇絕語在可解不可解之間）不料有一天程敬得了那一場風寒毛病吃了好幾遍湯藥方才漸漸痊愈在那病的中間不消說得胖姑姑自然是衣不解帶目不交睫慇懃勤勤的盡他看護婦責任及至病

好。之後程敬用了一張藤睡椅。擋在店後廊檐底下。躺着養神。胖姑姑也就坐在他的身旁。捏起拳頭來替他捶腿。大凡男子像這樣豔福是不容易享的。況且胖姑姑的拳頭與別的女孩子不同。真是又肥又軟。捶在身上活像棉花團兒一般。捶得程敬快活不過。捶到大腿。他已合上了雙眼。捶至胸脯。他便沈沈睡去。剛是有趣得緊。不防陸老板一頭走得進來。瞧見這個情形。不覺倒抽了一口冷氣。又不好說甚麼。只得縮了脚步。轉身出外。唉聲嘆氣。將這話去同鄰居作爲談料。（蠢人舉動都足發笑）其實衆鄰居都有一半知道這風流佳話。此時便趁勢向陸老板勸說道：你也沒有尾巴椿子。萬一老上來。有何倚靠？我們瞧那陸小官爲人。倒也伶俐。又沒有父母。又沒有家室。你不如老實招他做個養老女婿。下半世倒還有個着落。俗說打折膀子。朝裏彎。你便張揚出來。與面子上也覺得難看。一好不算好。兩好才是真。

好呢。他們兩家頭既這樣親熱，可想一經成了親，這生男育女一層是不消愁得的。有假兒沒假孫，那時你便成了一份好好人家了。（語妙如環，真是善知識）陸老板被他們說得動了心，真個就如法泡製，揀了一個好日子，便替他們掛燈結彩，成其好事。程敬自然是稱心滿意，便是那胖姑姑覺得這個老子十分知趣，夫妻倆在那枕席之間，提著陸老板的名字，雖不至感激零涕，却真個淪肌浹髓。（雋語使我噴飯，然而未免過於刻毒）過了幾天，程敬忽又異想天開，登時改了姓，公然姓陸，自家既稱做陸敬，那胖姑姑少不得便是陸門陸氏了。咳，一切世界蠢蠢衆生，當那未曾得意之先，對着愛我的人，不免用些小忠小信去籠絡他，迎合他，及至一旦大權在握，他早又飛揚跋扈，任意妄爲。（古今一轍，可勝浩嘆）說也奇怪，陸敬當初對着他妻子陸氏，真是天人般看待，一舉一動一顰一笑，都覺得非常嬌媚。

有。甘。爲。情。死。之。雅。誰。知。積。久。下。來。他。漸。漸。有。些。不。愜。意。了。批。駿。陸。氏。生。得。肌。  
體。太。肥。在。那。秋。冬。天。氣。睡。在。一。張。床。上。倒。還。暖。和。和。的。不。甚。討。厭。惟。最。時。值。  
三。伏。肥。人。汗。多。離。着。他。十。幾。步。遠。便。聞。得。一。陣。一。陣。的。汗。腥。臭。氣。使。人。不。能。  
忍。耐。因。此。野。心。勃。勃。借。着。在。外。和。朋。友。應。酬。爲。名。背。地。裏。向。那。三。瓦。兩。舍。走。  
動。可。惜。陸。老。板。一。生。積。蓄。都。被。他。在。暗。中。偷。漏。一。座。小。錢。鋪。子。能。有。多。少。資。  
本。經。得。起。陸。敬。任。情。揮。霍。不。到。一。年。支。撑。不。住。眼。看。看。的。要。閉。歇。起。來。可。憐。  
陸。老。板。是。個。本。分。經。紀。生。意。人。照。這。模。樣。如。何。忍。受。平。時。也。向。陸。敬。鬧。過。幾。  
次。陸。敬。只。是。橫。眉。豎。眼。又。喊。着。他。女。兒。是。偷。上。我。的。我。好。端。端。一。個人。白。被。  
你。搶。佔。做。了。女。婿。你。還。有。這。臉。面。同。我。使。氣。陸。老。板。惱。他。不。過。得。一。個。冒。  
逆。的。重。症。不。半。年。就。嗚。呼。哀。哉。死。了。陸。敬。益。發。肆。無。忌。憚。鎮。日。價。在。外。間。  
狂。嫖。浪。賭。幸。喜。陸。氏。閻。威。還。算。利。害。將。自。己。的。私。囊。擴。擴。擴。兩。扇。店。門。寶。

行關閉。陸敬沒處弄錢漸漸窮得要死在馬路上也拉過好幾月人力車子。又苦筋力不繼拉的錢還不彀喝粥後來將車子退還車行老實便在茶坊酒肆去尋覓熟人或是借貸或是敲詐人見他這樣無賴相約不去理會他又挨了七八個年頭夫妻倆坐食山空真個難以存活還是當初替他們做媒的那個鄰居向陸敬夫妻勸說道這個城裏你們萬住不得了生活程度日見增高像你們這樣人再遷延下去包管要離討飯不遠依我主意不如搬向城外居住尋覓一處房子團幾個小學生教讀也可以餬口你的生性還聰明筆墨也將就去得我再替你他攢湊幾文但願你們將來好好成家立業也不負我當初同你老岳交好一場（爲人爲徹古道可風惜乎此老姓名不傳殊可憾也）陸敬夫妻聽了這話千恩萬謝隨即如法辦理便在鄉村裏教讀去了。咳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偏生外間起了革命風潮推翻帝

制各處學校。風發雲湧。陸敬教的幾個大些學生都跑去向學校裏求學。急得陸敬叫不迭。連珠價的苦。偶然向城裏走動。見那些當小學教員的朋友。興高采烈。眉毛幾乎移向額角上。飛舞行起路來。大腿蹣的比肚腹還高。陸敬好不艷羨。也是他機緣湊巧。却好省城裏設了一處師範傳習所。限三個月畢業。畢了業便有充當小學教員的資格。陸敬回來便告訴了陸氏。每天破費二三小時。居然被他混到一張文憑。他又借這個名目在村莊上開了賀彷彿杭州鄉試中式舉人一樣。也騙了百十塊錢。他趁這機會。便大張旗鼓。將私塾改做學校。歷年來學生也還發達。校長也是他教員。也是他雖然教授法則不中程度。然而在這僻淨所在。却也沒有人去向他查考。他又任意妄爲。常常向學生需索無饜。學生的父兄多半是種田的農戶。一點也不敢違拗。陸氏又在裏面百般幫着他。巧立名目。有時先生出外。陸氏便坐向

講堂上監察學生行動。動不動兀自打罵學生。師母的威嚴比較先生還利害得幾倍。這一次不幸因為開除萬椿弄得全堂起了公憤。陸敬剛將粉牌寫好抬頭一望已沒有一個學生影子。登時恐慌起來。陸氏得了這個消息先沒口子向陸敬吐了一口唾沫。說萬氏弟兄還不打緊。第一件先須將衆學生逼勒到校。方才不至變生意外。陸敬抖着說道：我我……此時方寸已寸已亂。悉憑大人做主。陸氏便自告奮勇跑來。同學辦理交涉。剛跨入門。衆學生却大大吃了嚇。陸氏格外得意。搶近前便想去揪學生腦袋。尤權向衆人丟了一個眼色。大家會意。早分花拂柳。四散開來。陸氏要揪這個也揪不着。要揪那個也揪不成。團團的在院子裏像趕圍棋一般。他那粗笨身子怎當得衆學生。十分唧溜趕了幾轉。陸氏早氣喘如牛。那汗益發來得洩湧。撲着芭蕉扇兒直嚷。直喊也沒有人肯理會他。嚇得楊氏同文鶴躲

在屋裏不敢出來同他廝見。正在難分難解的當兒，忽見那一班去尋覓萬榴的學生紛紛跑得進來，大嚷着不好了！萬榴投湖死了。這是他們穿的一雙青布鞋子，褪在湖岸旁邊，被我們瞧見，拿來給你們做個憑證。楊氏聽見這話，一路大哭出來。衆學生趁勢齊聲呐喊，說這還了得！校長僵死，學生我們不可不替萬榴報仇。先不要放這雌老虎逃走，陸氏見事機不好，倒抽了一口冷氣，在人叢裏便想溜之乎也。無奈一個不防備，脚下被樹根一絆，雙手落地，兩脚朝天，跌得扒不起身。衆學生好不得意，不管好歹，蜂擁上前，扯頭髮的扯頭髮，撕衣服的撕衣服。那幾十對小拳頭兒，像雨點似的，只顧向雌老虎身上打來。打得陸氏只喊救命。（其實便吃幾下小拳頭，有何防礙？陸氏故意喊得熱鬧，借此欺人而已。）這一陣聲勢狠是利害，引得合村的人却圍攏來，詢問長短，得知這件事情，無人不罵那陸敬。在這個當兒，外邊忽

跳進一個人來。衆人見是萬椿。笑容可掬的嚷道。（笑得奇絕）諸位同學弟兄且莫動手。我們鄭家哥哥騎着馬來了。衆學生也不知鄭家哥哥是誰。聽見萬椿吩咐只得放了陸氏。望着萬椿說道：你還不知道嗎？榴哥業已投湖死了。萬椿點頭笑道：（这一笑尤奇）這事我已經知道。如今有鄭家哥哥出來做主。我們權且聽憑他怎生辦理。衆學生立刻圍成一個大拷栳。圈子將陸氏圈在中間。陸氏盤膝坐在地上。正待施展他的虎威。驚不妨果。然聽見人嘶馬喊。一會兒走進一個唇紅齒白的少年。馬繫在垂楊樹底下。前後簇擁四名家。人小廝一路嚷着說道來的人休放他走。這件事關係威儀。人命依法律講起來。不但要取消他校長資格。而且須辦他一個十二年有期徒刑的罪名……說到這裏。故意將陸氏望了一眼。冷笑問道：這婦人是誰？跑向這裏來幹甚麼的？衆學生忙答應道：這是我們師母……這是我

們。師母。鄭芳瑜。笑道。校長犯法。帶了師母到縣署裏去。也是一樣。你們趕快替我將他拴起來……那四名家。人雷也似諾了一聲。却不上前動手。此時陸氏見這勢派。早已嚇軟了。半截隨即扒在地。上說道。老爺休聽他們的話。校長的師母。却不是我。你們不信。細細打聽。世界上也沒有個先生姓陸。師母也是姓陸的道理。（不謂程先生之改姓。乃于此時爲陸氏救星。）家人們便笑着吆喝道。你既不是師母。何必牽涉在這案裏。還不替我快滾出去。稍停。我們自然會來尋你們。校長談心。那陸氏得了這句話。那裏還敢怠慢。立刻跳起來。便走。髮鬢蓬鬆。衣衫不整。顛着屁股。沒命的逃回學校。將這事告訴了陸敬。陸敬見已關下大禍。嚇得目瞪口呆。夫妻倆商議。商議只得向別處暫避一避。再說當下收拾了一句。細軟。將粗重傢伙。捆下。不要替他們打算。雖然沒有甚麼外國使館給他藏身之所。然而狡兔三窟。既然避。

匿起來怕一時到不容易引渡這且按下不表再提到文鵠母親楊氏聽見榴兒投湖身死他剛要哭出天井文鵠芳心裏也就僵同刀刺忽的見萬椿走得進門這時候文鵠轉扯了扯楊氏袖子叫他不要啼哭楊氏急道萬椿這孩子是個實心眼兒他以爲做下這樣禍事自然情虛畏罪一時短見撇下他苦命的親娘你不哭了如何還來阻攔我文鵠低低說道娘的話固然不錯然而這事其中還不實不盡娘不瞧見椿兒臉色不但一點淚痕也沒有而且嬉笑自若彷彿沒有事的一般在別人家弟兄或者年紀輕不知道悲苦至於椿兒同榴兒的情好真是異常懇切斷沒有他既得了榴兒死信依舊這樣從容不迫（慧心敏眼吾愛文鵠）娘且待一待等芳瑜進來再瞧看他的光景楊氏果然向萬椿望了望也覺得甚是稀罕只得站着不動及至芳瑜口口聲聲要拴陸氏家人們又不肯真個去拴文鵠心中益發

恍然大悟。一張小嘴也就微微含笑。他却不在此耽擱。轉跑入自己閨房備了兩碟食品。一壺好茶。癡癡的在屋裏等候。芳瑜發了幾句話。將陸氏嚇退。他就轉身嘻嘻的笑向衆學生說道。諸位的這番舉動。鄙人着實傾佩。惟今萬緒的生死。尙不知下落。諸位權且先行回家。容待我們辦理。一個頭緒出來。再來告訴諸位罷。衆學生之中。也有認識鄭芳瑜的。也有不認識的。聽他這樣說法。大家也就一鬪散去。萬椿怕他母親同姐姐懸心。早立脚兩步飛奔入內。趕着母親同姐姐咬了一個耳朵。楊氏登時眉開眼笑。兀自迎得出。了院子。芳瑜慌忙鞠躬行禮。口稱師母安好。又笑道。我早說這陸校長不成個人物。如今果然鬧出這笑話來了。倒累着師母同世妹擔憂……一面說一面吩咐家人在外間伺候。自家便大踏步走入內室。文鵠早笑吟吟的站在桌案旁邊。彼此低頭鞠了一躬。楊氏要向灶下去燒茶。文鵠笑道。娘不。

消費心茶已經泡好了說着便從房理親自端出來然後各各坐下芳瑜含笑。望着文鵠問道前天晚上碰着兩位兄弟說世妹近來身體還不大健朗。在我看應該早早調治休得弄到……說到這裏又咽了咽重行說道不但師母瞧着不放心便是鄙人……又咽住了不能直往下說停了一歇又笑道世妹先前服伯樂爾的丸藥不是稍見起色說也好笑我本擬約會他一齊來瞧世妹的病不料家母舅那邊忽的打着電話招呼我立刻就去又留着吃晚飯一直延捱到今天午間方才出城（讀書至此必有疑芳瑜何以不趕緊提及榴兒的事迹轉絮絮敍述情語者雖然萬椿之咬耳朵讀者容不留心芳瑜固留心久矣論情事宜如此論文字亦宜如此）文鵠見芳瑜問自己的病又有些半吞半吐的光景心裏一酸眼淚汪汪的嚶嚶了一句說我這病一時怕難起色然而一時也不至便死……說畢早掏出手帕拭

了。拭。粉。臉。芳。瑜。幾。乎。也。流。下。淚。來。忙。忍。着。向。楊。氏。說。道。學。生。剛。回。到。屋。裏。還。不。曾。坐。定。忽。聽。見。家。人。前。來。稟。告。說。萬。二。少。爺。不。曾。穿。着。鞋。子。匆。匆。的。跑。來。要。同。我。相。見。我。當。時。便。吃。了一。大。嚇。（我。恐。怕。你。疑。惑。鶻。娘。病。劇。一。笑。）忙。將。他。請。得。上。樓。瞧。他。情。形。實。在。狼。狽。問。他。的。話。他。儘。着。哭。哭。住。了。然。後。一。五。一。十。將。在。學。校。裏。鬧。的。亂。子。詳。細。告。訴。了。我。也。虧。他。機。謀。倒。還。不。錯。他。怕。校。長。同。他。沒。得。開。交。便。將。一。雙。鞋。子。脫。下。來。擋。在。湖。邊。做。個。疑。兵。之。計。又。不。敢。回。家。想。在。我。那。裏。暫。避。一。避。我。狠。贊。成。他。這。意。思。正。拿。話。安。慰。着。他。不。防。椿。弟。也。跑。得。來。了。初。時。倒。狠。慌。張。一。見。了。萬。榴。他。轉。快。活。的。了。不。得。……芳。瑜。說。到。此。微。微。將。雙。眼。向。文。鵠。一。飄。笑。說。道。他。說。遵。姐。姐。的。囑。咐。叫。他。前。來。同。我。商。酌。我。久。經。知。道。那。個。陸。校。長。不。成。人。物。如。今。釀。出。這。樣。變。故。來。不。給。他。一。個。利。害。他。也。不。知。道。好。歹。我。一。邊。叫。榴。兒。躲。在。我。的。樓。上。不。要。下。來。一。邊。

命。精。兒。先。行。回。來。安。慰。師。母。同。世。妹。的。心。他。走。了。沒。有。一。會。功。夫。我。便。帶。人。騎。着。快。馬。趕。到。這。裏。果。不。其。然。這。著。名。的。雌。老。虎。竟。在。這。搭。兒。廝。鬧。不。是。我。拿。話。將。他。嚇。了。一。嚇。包。管。一。時。還。開。發。他。不。得。但。是。我。那。時。候。的。情。形。瞞。得。住。別。人。只。怕。瞞。不。住。世。妹。……這。句。話。却。將。文。鶴。引。得。笑。了。一笑。楊。氏。接。着。說。道。話。雖。如。此。還。不。曉。得。那。個。陸。校。長。有。得。甘。心。沒。得。甘。心。呢。萬。一。再。打。聽。出。榴。兒。未。死。我。們。這。欺。負。先。生。的。罪。名。也。就。不。小。了。芳。瑜。想。了。想。忙。道。這。個。不。妨。等。我。打。發。人。去。瞧。他。瞧。他。如。若。沒。有。甚。麼。舉。動。我。們。便。請。出。人。來。向。他。接。洽。依。舊。一。椿。兒。榴。兒。照。常。到。校。上。課。好。了。(爲。陸。先。生。計。應。悔。一。逃。)

這。個。算。甚。麼。如。今。學。界。的。風。潮。繼。長。增。高。一。日。千。里。甚。麼。教。育。部。長。都。可。以。推。翻。得。何。在。乎。他。這。一。個。學。究。先。生。……當。時。芳。瑜。便。差。遣。了。兩。個。家。人。到。陸。校。長。那。邊。察。看。動。靜。家。人。走。後。芳。瑜。又。向。文。鶴。笑。道。今。天。應。該。我。同。世。

妹會面便不出這一件岔枝兒。我也要約同伯樂爾來瞧。世妹的病。世妹呀。  
像你這個肺疾。總須到醫院裏多住幾時。才好幾番向你勸說。你都是懶懶。  
兒的不肯答應。這不是有意同自己身體做對。文鵠哽咽答道。我也知道進  
醫院的好呢。但是像我們這份人家。老的老小的小。除得我還能夠擔持些。  
家務。若再到醫院裏靜養起來。三天五天又不見得便霍然痊愈。你叫我。我想。  
起母親同兄弟們能夠放心不能。那不是替我治病。剪直是替我添病了。（

哀猿之啼我不忍聞。）芳瑜跺腳嘆氣道。這個便如何是好呢。你既這樣多  
慮。我另想了一個法子。橫豎我們舍間僕婦狠多。打發兩個過來伺候師母。  
你也該放心了。文鵠聽了不覺噗哧一笑。連連搖頭說道。罷了。你休亂打主意。  
你們那公館的僕婦比尋常人家太太還尊重些。沒的叫他們過來伺候。  
怕我的娘轉要伺候他們了。芳瑜笑道。世妹總是這樣多心。他敢……剛說。

到這裏已見那兩個家人匆匆跑得進來告訴陸先生同師母逃走的話。芳瑜一聽哈哈大笑。楊氏早嚇了一跳，說道：哎呀！這還了得？都是我家那個孽障爲甚好端端嚇走了校長？不但你們沒有地方去讀書，便連這一班小同學弟兄累着他們荒廢在家裏也不過。意芳瑜笑道：師母這個且不消慮得。若論別的貴重東西或難尋覓，至於像這些小學教員比蛆還多好在？我們家中還放着一位老學究（輕薄口吻，確是年少人所發之論調），我遇見他腦袋便生疼起來。趁這個機會等學生同勸學所長程先生囑託一句，胡亂給他一個委任叫他來充當這校長，到是兩得其便。師母放心，這先生姓馮，新學雖然沒多研究，若提到圈圖書批批卷却還狠是去得。楊氏笑道：這個也好，便一切仰仗少爺罷。既然這樣，榴兒也不必躲在你那邊了，請少爺回去，便命他回來也使得。芳瑜連點了點頭，一眼只望着文鵠，像還有許多。

話。要。說。只。是。一。時。不。知。從。那。裏。說。起。忙。了。一。會。笑。道。世。妹。既。不。願。親。到。醫。院。總。在。早。晚。我。還。是。約。同。伯。樂。爾。來。瞧。世。妹。罷。但。是。一。層。凡。事。總。要。將。心。腸。打。得。開。些。不。可。鬱。悶。我。也。沒。有。多。話。可。說。世。妹。自。已。保。重。罷。了。文。鵠。低。頭。無。語。母。女。一。直。將。芳。瑜。送。至。院。外。望。着。家。人。們。解。了。馬。芳。瑜。縱。身。上。鞍。又。不。住。的。回。頭。瞧。了。幾。瞧。鞭。絲。一。揚。如。飛。而。去。正。是。

芳草天涯 最難離別 那尺山河 也教淒絕

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 好青年

江都李涵秋著

## 第三回 單相思小鬢盤鬼話 害假病醫士用人身

畫樓一角簾幙四垂。其時恰值九月初旬新霜天氣。遠山一抹葉禿林疏。偏生有許多哀雁的聲音。一陣一陣的從那薄雲裏吹送過來。這樓上住的不是別人。正是我前回所敍的那位趙小姐。顏雲這一次清晨時候。他忽的悶懨懨的。懶得下床。只鬆鬆圍着一幅錦被。倚在鴛枕旁邊。不住的嘆了幾口氣。他面前原有兩個侍婢。一個年紀還輕。一個大些的却是深眼隆鼻。遍身白毛。原是生就的天老兒。輪他姿首與西方安琪兒有些彷彿。性情又極伶俐。頡雲對着他十分鍾愛。順口戲呼他做密司密司。見小姐這樣情形。早慌張起來。忙走近床側。低問道。小姐身上可是覺的有些不大舒服。說也奇怪。

小姐自從度了中秋佳節。神情便有恍恍惚惚的茶飯也減少了許多。因爲小姐照常到校上課。我們倣下人的。遂也不敢動問。怕小姐聽了着惱。頡雲點了點頭。微笑說道。你向我壁間掛的那份日歷去瞧一瞧。瞧今天是星期幾了。密司搖頭笑道。這個不消瞧的。我知道。今天却是星期四。離星期日還差着三天呢。頡雲冷笑道。我本不大願意去上這半什子的課。你吩咐小丫頭向二小姐說一句。請他自己單獨到校罷。順便替我在校裏請一天病。假密司笑道。我也正想到這裏。小姐用功辛苦。正該休息休息才好……說着。便命小丫頭跑得下樓。自己又回頭向頡雲笑道。我照小姐這鬟髮蓬鬆的樣兒。可是活像那畫兒上畫的西施捧心將來。不知誰個有福的娶小姐回去。頡雲向他啐了一口。笑道。你還提這些話呢。可不是這幾夜裏常常夢見。好多男人家同我廝練及至一覺驚醒。那身子底下墊花的褥上。便……

以。下。的。話。格。外。低。了。在。下。不。肯。聽。得。清。楚。不。好。替。他。寫。出。只。見。密。司。笑。得。彎。  
了。腰。說。道。呀。哎。這。還。了。的。這。都。是。小。姐。日。有。所。思。方。才。夜。有。所。夢。（深。闔。寂。  
靜。兒。女。喎。喎。昔。人。有。句。云。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此。係。實。寫。出。無。人。態。也。  
爲。之。魂。銷。）頽。雲。被。他。說。破。了。他。那。酒。糟。鼻子。同。兩。旁。腮。頰。上。大。大。小。小。的。  
紅。顆。兒。頓。時。放。出。光。毫。來。輕。輕。伸。手。向。密。司。肩。背。上。擊。一。下。低。下。頭。含。羞。  
不。語。密。司。也。覺。得。自。家。的。話。說。得。大。意。重。往。搭。訕。說。道。提。起。上。課。來。論。我。們。  
這。份。人。家。將。來。又。不。要。小。姐。們。出。去。充。當。教。員。便。將。肚。腹。學。通。了。又。有。甚。麼。  
益。處。都。是。這。個。主。兒。……一面。說。一面。翹。起。一個。小。指。頭。豎。向。嘴。邊。笑。道。百。  
般。的。慾。憇。太。太。又。說。甚。麼。在。民。國。裏。做。了。女。孩。子。必。須。文。明。噓。自。由。噓。女。人。  
參。政。噓。好。端。端。一。個。二。小。姐。硬。叫。他。教。導。壞。了。並。不。是。我。們。做。下。人。的。敢。說。  
這。樣。話。他。倒。不。必。叫。二。小。姐。參。正。不。如。老。實。參。參。邪。罷。譬。如。那。一。天。晚。上。二。

小姐同甥少爺兩個人甚麼事兒都做出來。一會子舞劍，一會子吹簫，整整鬧到三四更時分。雖說是表姊妹，不拘形迹，也沒有個不分黑夜白日，盡在一處調笑的道理。太太是忠厚的人，雖然不管這些閒事，萬一將風聲傳出外面，老爺面子上怎麼過得下去？這就瞧出各人兒身份來了。我就佩服小姐甯可冷清清的躲在樓上賞月，不肯同他們沒男沒女的廝混。論起小姐到底是太太親自生的，甚麼根甚麼苗，甚麼葫蘆結甚麼瓢，大凡人家斷斷不可娶。姨太太娶了姨太太，便有笑話兒鬧出來了。頡雲笑問道：「不錯呀，你可曾打聽那一夜甥少爺歇在誰房間裏的密司？」信口答道：「這怕不是同二小姐歇在一搭兒……」頡雲聽到這話，不覺從他那隻泥螺殼子眼睛裏簌簌的流下許多淚來，抽抽噎噎哭得狠。是沈痛密司驚問道：「清大早起哭甚麼呢？」小姐也不圖個忌晦，頡雲忍淚說道：「我也知道忌諱呢，只是我有我的。

心事你也無從知道……這時候頡雲覺得身上有些火勃勃的起來使勁跳下了床披了一件淡青秋羅夾衫也不穿裙子腰間祇繫着洋松灰寶地紗大腳褲兒靠至窗口坐下沒口子嘍着肚裏餓餓密司笑道小姐既然身子不好我去招呼廚房裏命他們替小姐熬一碗苡仁百合的糯米粥配點五香醬菜兒可好不好頡雲急道這做甚麼我也不會害着大病沒的吃這些清湯寡水的東西我此時倒想吃兩鍋葱油鹹煎餅另外再做一碗蝦子肉的水餛餣兒再添上八個蟹黃糯米大燒賣這是我保重的意思不敢多吃。（可想小姐若是不保重吃的還不止此數可怕）密司伸了伸舌頭笑道小姐吃這許多怕不容易消化頡雲裂開大嘴笑道管他消化不消化只消停一兩點鐘還愁他不變成一大胞臭屎（美人口角風韻乃爾）密司那裏還敢違拗真個親自下了廚房一件一件的命人端得上樓頡雲笑得

攏不起嘴。（淚痕猶尙在，笑靨自然開。美人之神態如是。）低着頭伸着脖子。狼餐虎嚥。吃得一絲不剩。把旁邊侍立的那個密司同那小婢。望得饑涎直流流到嘴邊。又嚥下肚腹。誰知這饑涎是捨不得飢的。越嚥越餓。老實走過一旁去。喝白粥去了。頡雲用手摩按了一會肚皮。偏生他平時胃火甚旺。嘴裏常常發生臭氣。此番因為吃得太利害。嗳出氣來越發臭得難聞。自家也覺得過意不去。從一個玻璃瓶子裏取出兩片留香糖。含在舌頭底下。想同那臭氣做個勁敵。咀嚼了好一會上面的臭氣。暫行告一結束。不料下邊又發生臭氣。起來彷彿連珠砲似的。响個不了。差不多不曾操練的兵士。叫他開火。還沒有那樣。又整齊。又劃一。密司狡猾。只忍着笑。不敢開口。惟有那小子。頭忽的掩着鼻子。笑道了不得。那裏放出來的這樣大屁。把我的腦袋都薰得暈了。頡雲臉上已是漲得通紅。掩飾說道。我適才瞧見床底下跑

出一個極大的黃鼠狼。這屁敢莫就是他放的也未可知。密司笑道：管他黃鼠狼也好，不黃鼠狼也好。等我來想個法子說着，將窗子都展放開來。又多的抓了一把龍涎香放在一座古銅金猊寶鼎裏拿了一雙金箸向裏面撥了撥火。然後大家都跑過一邊。韻雲這時委實覺得無聊。他雖然在學校裏讀了一年多書，却不大認識字迹音樂。一層又不理會得。樓上也放着一架極大風琴。只好做個裝飾品兒。他却不會捺過一次悶懨懨的躺在沙發椅上。手裏拿着一枝剔牙齒的金針。只好向牙縫裏搜剔。那殘渣剩垢越剔越多。許多肉絲兒蟹黃兒重重疊疊都向針尖上迸跳出來。他又捨不得拋棄一面。別一面。拿指頭拈着搓成一顆一顆的菩提丸子。大小放在桌角上。排成正字回連環模樣。借此消遣。（一段極穢文字寫得極細膩，真是道在屎溺）好容易一盃挨到午後光景。韻雲又吃了飯和衣坐向床上打盹。正

在。朦。朦。當。兒。忽。然。耳。邊。起。一。大。陣。喧。譁。聲。音。接。連。便。聽。見。樓。梯。上。他。母。親。林。氏。率。領。着。好。多。僕。婦。一。路。罵。得。上。來。頡。雲。剛。要。下。床。迎。接。林。氏。一。把。將。他。按。住。說。道。好。孩。子。你。不。要。勞。動。怎。生。你。有。了。這。樣。重。病。他。們。都。是。死。的。一。句。都。不。送。信。給。我。我。不。知。道。他。們。安。的。是。甚。麼。歹。心。兒。若。不。結。實。給。他。們。一。個。下。馬。威。他。們。眼。睛。裏。那。裏。還。有。主。子。來。來。來。替。我。快。打。替。我。快。打。說。着。暴。躁。如。雷。頭。臉。上。的。紅。筋。根。根。暴。露。起。來。……這。一。頓。鬧。已。將。密。司。同。那。個。小。丫。頭。嚇。得。索。索。的。抖。再。說。趙。公。館。裏。凌。虐。丫。頭。是。素。有。名。望。凡。是。竹。板。藤。條。各。處。都。有。帶。來。的。僕。婦。聽。見。太。太。吩。咐。那。裏。還。敢。怠。慢。早。鷹。拿。燕。雀。的。先。將。小。丫。頭。殺。猪。也。似。的。叫。喊。頡。雲。聽。了。兀。自。十。分。高。興。打。了。一。會。林。氏。吆。喝。住。手。僵。轉。頭。便。命。再。打。密。司。密。司。忙。笑。說。道。這。個。不。怪。奴。才。是。小。姐。吩。咐。的。休。得。

前去驚動太太求太太寬恕。這一次以後奴才當心便了。林氏劈口向他啐了一臉吐沫罵道：「你還希望小姐以後再害病嗎？你也不必辯論，我們打了再講別的。」密司見自己一番花言巧語也不濟事，只得含羞忍淚伏向條凳上等待用刑。顏雲含笑向他母親勸道：「這個與密司有甚麼相干？都是小丫頭不好。娘若要打他，不如叫小丫頭替代他最好！」顏雲因何說這樣話呢？固然他最鍾愛密司，而且想到先前小丫頭笑他放屁，他懷恨在心，所以把密司的禍移在他的身上。古人說得好：「唯口啓羞。」小丫頭若是識點家兒，何至重行被一頓打呢？林氏對他這位嬌女的話本是千依百順，隨即遵他言語放了密司，又打小丫頭三五十下。（小丫頭真是晦氣）一陣烏亂，後才向顏雲身邊坐下，款款的對着他問長問短，又伸手摸了摸額角，雖覺得冰涼的，還怕顏雲將病遇伏在身體裏面，於是大呼小叫疊連的打發人。

下樓命外間家丁快請著名的醫生前來診視。頡雲早將身子欹入林氏懷裏撒嬌。撒癡不是嚷心疼就是鬧腿酸。一點兒安靜也沒有。林氏又罵密司不快來替小姐捶腿。密司正自感激小姐的恩惠。聽見這話忙搶了兩根碌紅漆的皮搥。一上一下在頡雲滿身敲打。林氏又氣着。醫生還不曾到。憤憤的尋事要打人。好不容易又挨了一會方才聽見樓下稟報上來說。醫生已經坐在廳上。林氏早罵起來。說道。坐在廳上有甚麼用呢。小姐病成這個樣兒難不成還好下樓叫他老實跑上來罷。大不了一个賣藥說嘴的郎中。像這般裝模做樣。則甚。（一切醫生聽者）林氏剛說到這裏。家人們早將醫生領得上樓。那醫生生得瘦條條的臉。一點血色也沒有。帆了一頓樓梯。他早彎腰曲背喘不過氣來。林氏瞧這形狀兀自不以爲然。便由僕婦們告訴他。這是太太。這是小姐。然後坐向牀旁邊替頡雲按脈。按了半晌。覺得頡雲體。

氣狠是結實既沒有內傷又沒甚外感無如林氏一長一短將他女兒的病源說個不了。醫生只得唯唯答應又望了望顏雲臉龐上氣色方才命顏雲伸出舌頭來瞧瞧。顏雲登時張大了櫻嘴巨耐那醫生眼睛有些近視遠遠的瞧不明瞭只得將自家的臉湊近前來端詳了一會。蓋不妨顏雲喉嚨裏沖出一股臭氣。醫生的脾胃素來虛弱趕忙掉轉了腦袋忍不住連聲嘔吐引得兩旁的人都抿嘴而笑。林氏怒道先生你敢是有病嗎。你弄藥給別人吃也該弄幾帖兒自己吃吃才好……那醫生被林氏這樣輕薄心裏氣憤不過又因為他們這氣派狠大。弄成個敢怒而不敢言跑過去搶着開了藥方就想逃走。那藥劑裏少不得寫了些枳殼玉金山楂杏仁偏生林氏又強着他念給自己聽。聽到這幾味藥早跳起來嚷道先生你一定昏糊譖語了這樣狼虎的方子我們小姐瘦怯怯的身軀如何禁得住灌下肚腹包管立

刻虛脫而死。我猜道：「你瞧不起我們這份人家，似乎人參都沒有錢買。你休得做夢！」他父親是個堂堂族長，怎麼連一個女兒害病會不用上三五錢人參別的藥？我們不敢干預這方子，上總要請先生加點人參在裏面。我做母親的方才放心。（寫盡富貴人家無知婦女的惡習）林氏這一大篇囁嚅的話，可把那醫生嚇得呆了。暗想：這位大小姐分明積滯太重，胃和腸子都填得满满的，適才沖着我的那口惡臭，就是個確實證據。若講到用藥，怕連木香、檳榔都不濟事，剪直要用芒硝、大黃替着他。實下一下方才可以先滌干淨，如何倒轉來叫我用人參培補？若不順從他呢？瞧這狠狠的老婆子，又十分利害……畢竟他們是走江湖的朋友，心思靈巧，思想了想，登時堆着滿臉笑容，望着林氏笑道：「太太這話委實不錯，晚生却不會顧及到這裏。如今且待晚生將人參追添上去，可保小姐貴體不至吃虧……於是提

起筆來重行在方子上加了三錢人參旁邊却贅了幾個小字是燒灰存性和藥吞服（心靈手敏不愧名醫）原來這也是他們當醫生的對待富貴人家一種手段大凡有錢的主兒都把這人參當做第二生命無論吃得吃不得他們都要弄一點嗜嗜醫生若是味于時勢不用這味仙丹輕則人家不敢領教重則便要像那趙太太給你個不顧情面罵得狗血噴頭了所以他們也想了一個好法子儘管去用人參把來燒成灰一點力量都沒有了吃下去也不見好也不見歹至于那一筆人參銀子却白白使用了他們方才快活（普通人民昧於衛生智識可勝浩嘆）林氏其時方沒言語打發人送了醫生一面依着配藥上下人等因此忙得非常熱鬧顏雲將藥服了下去老嚷着餓林氏又慌張起來將自家房裏藏儲的桂圓蜜棗成盒子的送上來給他嚼吃他吃了倒也不覺得怎樣只是左一遍右一遍的上馬桶

出恭足足出了有兩大馬桶。（變成臭屎小姐之言驗矣）林氏又怕他沒有消遣想起先前打那小丫頭的時候他聽了歡喜於是將公館裏所有的丫頭一個個傳上來輪流打給小姐聽了開心一時霹靂拍拍的聲音繼續不斷打得滿樓上鬼哭神嚎等到小姐聽得膩煩了方才住手恨得那些丫頭們咬牙切齒躲向背地裏百般咒罵（一人之視不勝萬人之誣此頡雲小姐所以不得永年也夫）一直鬧到日落時分頡雲困倦起來濛濛的閉起眼睛林氏方才偷在這個當兒回轉他的內室樓上依舊交代密司同那小丫頭靜靜的伺候再說柔雲小姐聽見姐姐身子不好雖然獨自到校心裏却狠惦念着一經下課便跑上樓來探視見他姐姐也沒有甚麼病狀便有一搭沒一搭想出話來同姐姐閒談誰知頡雲瞧見了他陡然觸起一件心事猛的喊了一聲不好故意將雙眼反插上去呻吟不止柔雲也猜不出

他是何用意。登時嚇得噤住了。動彈不得。密司格外魂不附體。那裏還敢怠慢。連跑帶滾去稟告林氏。林氏喊不迭的哎唷哎唷及至跑得上樓。摟着頡雲。心肝肉的哭起。苦命的嬌兒來了。……哭了一會兒。見頡雲也沒有甚麼動靜。重行收了淚。低低問道。好乖乖。你心裏覺得怎樣。要打人罵人都容易。你可不能受點委屈。怕不把你娘魂都嚇掉了。頡雲又不好說出心裏的話。只拿手指着柔雲。有氣無力的說道。我只不願意見他。見了他。我只覺得難受。……林氏先前還不曾留心。柔雲站在這裏。聽見頡雲這樣說法。不由睜圓雙眼。指着罵道。你這小蹄子。誰叫你顯魂顯得上來。你可是安心兒要瞧我們的笑話。有你那討人厭的嬌嬌。自然生出你這討人厭的女兒。還不替我快滾出去。你姐姐便是死了。也不與你相干。休得貓子哭老鼠似的假慈悲。跑來引他生氣。……一頓罵罵得柔雲淌眼抹淚。哽哽咽咽的跑轉他母親。

盧氏房裏告訴這事。盧氏便埋怨他說道：「你也。不懂。眼色。跑去。瞧他的病。」  
甚。我是。沒法兒。少不得。陪太太。在那裏。多站一會。你還不知道。大小姐。那種輕狂樣兒呢。甚麼丫頭都敲打遍了。拿人的皮肉送給他。開心也。只配我們這種沒王法的人家。做得出來。你若碰向他們氣頭上。一般給你個沒臉。那不是冤枉柔雲。嘆道：「必定要說打我呢。姐姐和娘還不肯下這樣毒手。不過如今的世道。都講究一個平等階級。是沒有的了。太太小姐是人做丫頭的。也是人總不應該這樣作踐。他們哼哼壓制的力量愈大。抵抗的力量也愈大。將來總有這日子發起奴婢風潮。第一個我就替娘和姐姐擔憂。娘通不記得那林肯解放黑奴。這也是他想得透。瞧得遠的道理。嘻。盧氏笑道：「好小姐。你少說一句罷。再將這話吹入他們耳朵裏去。我們母女又該沒有好日子過。我恍惚聽見那一夜你和鄭大少爺在一處吃酒。有人將這話。

告。訴。了。大。小。姐。大。小。姐。便。狠。有。些。不。願。意。覺。得。他。這。病。便。是。打。從。這。件。事。兒。  
上。生。的。你。想。可。怪。不。怪。柔。雲。將。頭。一。扭。冷。笑。道。同。鄭。芳。瑜。在一。處。吃。酒。這。又。  
是。一。件。甚。麼。犯。法。的。事。況。且。還。是。娘。自。家。發。起。的。呢。他。的。用。心。我。也。猜。得。到。  
硬。生。生。便。將。芳。瑜。當。做。自。己。丈。夫。看。待。了。便。算。芳。瑜。果。然。做。了。你。的。丈。夫。也。  
沒。有。個。不。許。他。親。近。第。二。個。女。孩。子。的。道。理。我。不。料。姐。姐。也。入。了。兩。年。學。校。  
平。時。研。究。的。學。術。想。是。放。入。夾。肢。窩。旁。邊。去。了。至。於。芳。瑜。的。用。心。却。不。見。得。  
同。他。一。樣。我。們。隨。後。再。瞧。罷。——一段。說。話。若。解。事。若。不。解。事。預。爲。後。文。張。本。  
——再。說。林。氏。將。柔。雲。罵。得。下。樓。他。重。行。摟。着。頡。雲。問。長。問。短。笑。道。你。在。先。不。  
是。同。柔。羊。頭。也。還。親。熱。一。路。來。一。路。去。的。上。課。爲。何。剛。得。了。病。就。厭。煩。他。起。  
來。這。是。甚。麼。緣。故。頡。雲。笑。道。我。也。不。知。道。我。這。顆。心。怎。生。變。換。得。這。樣。快。不。  
但。見。了。柔。雲。不。大。願。意。便。是。無。論。甚。麼。女。人。家。一。到。了。我。的。面。前。我。的。一。股。

肝氣便蓬蓬勃直衝上來恨不得同一般女人都拚了命（奇人奇語然而其中情事又耐人尋味）林氏聽見這樣不由大大吃了一驚搓手頓腳的嚷道哎呀這還了得可不是一件極怪的病怕翻遍了古今的醫書也沒有治這怕見女人的方子（照這樣講怕世界上女子害這病的狠多狠多一家裏上上下下除得珠官僥倖長着一個小雀兒其餘都是些三縉梳頭兩截穿衣的壞貨了（不知太太自居何等一笑）萬一容他們在你面前活現形你這病還有好的日子嗎依我性子便想在門房裏喚幾名家人們前來伏侍你然而我雖肯通融又怕別人傳說出去躡踴了你的名譽也狠要緊罷罷我有一個好法子你聽了也該歡喜我打算將伏侍你的密司同那個小丫頭一齊命他們都改了男裝好讓你瞧着不至生氣其餘一概女人家都不許他們輕易上樓可好不好……韻雲笑著點了點頭低低答

應道這也罷了。（林氏之言，祇知其一，不知其二，故小姐只以罷了二字答之一。）林氏隨卽一聲連聲傳話下去，命人量了密司同小丫頭身段，趕緊向衣鋪裏去買衣服。一到上燈時分，密司同小丫頭都簇新鮮的改了男裝。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彼此抿嘴而笑。林氏又欠着身子向顏雲笑道：「這是急則治標的方法，權宜一時。至於你的心裏既不願意瞧見女人，或者一定願意瞧見男人，我想鄭芳瑜那孩子到還不錯，生得也可人意兒，橫豎又是自家親戚，你們同在一處長大的，停會子我打發人前去請他，命他上樓陪着你談談體己兒，你心裏一爽快，包管這病就好得快了便是。」你父親知道這事，他也不能責備我治家不嚴。（林氏舉動雖足發笑，然若論父母愛子之心，却是無微不至。）這一番話却打入顏雲心坎兒裏，又覺得有些慚愧，轉扯過一幅被角，蒙着臉格格的笑。林氏知道他是應承了，又用手撲撲他的。

脊背笑道。你且耐心養一養。神若是餓便叫密司傳飯給你吃。像你這怯弱身子是禁不得餓的心上虛火來可又是飢荒。芳瑜我去看人喊他也不怕他不來。我此時暫且捨了你下樓去走一躺。若是芳瑜果然來了我就不再來打擾你們。好讓你們稱心如意的多談一會……林氏走後。頡雲也沒有別的消遣。只不住的嚷着要吃。好像同那些飲食拼命似的不肯把來擱在外面。一古攏兒都要裝到肚皮裏去。方才放心吃完晚飯壁上的自鳴鐘已經鏗鏘敲到十一下子。頡雲只是不肯入寢。眼巴巴的盼望芳瑜。又挨了一刻鐘的功夫。依舊不見芳瑜影子。芳心裏已是非常焦躁。正當這萬籟無聲的時候。忽的豁啷啷一陣鐵馬响。接連便是風聲從西北角上吹的過來。東邊一帶窗紗已被那濛濛細雨濕了。一大片頡雲驚問道。這是甚麼聲息。兒密司笑答道。雨來了。小姐怕涼添一件衣服罷。頡雲將脚在樓板上踩了。

轟。喃。喃。的。罵。道。瞎。了。眼。的。窮。天。你。早。不。下。雨。遲。不。下。雨。偏。趕。在。這。當。兒。下。起。  
雨。來。想。這。窮。天。也。沒。生。着。耳。朵。（天。沒。眼。又。沒。耳。朵。宜。我。國。上。下。皆。如。聲。如。  
曠。矣。語。却。奇。妙。）密。司。知。道。他。話。中。用。意。便。款。款。的。勸。道。鄭。大。少。爺。怕。不。見。  
得。來。了。他。又。住。在。城。外。此。時。的。城。門。不。見。得。還。不。曾。閉。小。姐。不。如。坐。在。床。上。  
先。養。養。神。罷。頡。雲。向。他。眨。一。眼。冷。笑。說。道。偏。生。你。知。道。這。些。有。這。許。多。舌。  
頭。嚼。又。該。太。太。打。你。一。頓。才。好。……說。完。這。話。覺。得。有。些。沒。精。打。采。窗。外。雨。  
聲。益。發。淅。淅。瀝。瀝。起。來。案。上。的。銀。燈。也。就。搖。閃。得。不。定。長。長。的。嘆。一。口。氣。  
只。得。依。了。密。司。的。話。褪。下。一。雙。綉。花。鞋。子。和。衣。閉。眼。倚。向。枕。上。打。盹。密。司。同。  
小。丫。頭。也。進。了。自。家。臥。房。頡。雲。那。裏。能。睡。暗。想。我。今。年。也。是。十。九。歲。的。人。了。  
平。時。聽。他。們。談。起。西。洋。女。人。像。我。這。點。點。年。紀。原。不。曾。到。了。要。嫁。人。的。時。候。  
但。是。西。洋。女。人。他。們。都。講。究。個。服。務。社。會。嫁。人。不。嫁。人。却。不。是。終。身。的。問。題。

然而我呢學問也沒有社會上的事業一概弗得而知老實拿定我們中國舊時主義嫁了人便算終身有了倚靠了娘既看中了鄭家哥哥這見識委實一點不錯次且姑母的爲人又是慈祥忠厚（芳瑜之母之賢先在此一點）鄭家哥哥又沒有三兄四弟進了他們裏做媳婦真個再好不過然而有一件事却狠可慮在先鄭家哥哥也同我們姊妹常常會在一處但是他見了柔雲妹子却是有談有笑和我便落落的不親近也不知道他因爲我們提過親事有些害羞呢也不知道他當眞看中了柔雲心裏存着別的念頭咳他也糊塗了便算柔雲比我生得標緻些畢竟他是姨娘養的也不能越過我的頭去嫁你你也不應該如此沒長進便想娶他（千曲萬折直想到此又補敘平時一切情狀）這是一層我又風聞得他有一個世妹隱約是萬家的女孩子說起來生得像個美人胎兒同鄭家哥哥狠是要好幾

乎一刻都離他不得。外間不確的消息還說他住向外全爲的那個世妹呢。娘呀！你既然打定主意便該將這姻事早早說合成功才可以安你女兒的心。若是叫他跑來同我談談我是個黃花閨女見了他究竟有些羞答答的叫我同他談些甚麼呢。（數語留得頤雲小姐身分與尋常淫娃蕩婦又自不同）頤雲想了好一會精神已是十分疲倦不覺合上了雙眼。朦朧的睡去心裏有事的人睡得不能沉重。驚聽見樓梯上有皮靴聲音直走上來吃了一嚇。猜准是鄭家哥哥到了慌忙坐起身子迎接下床說時。遲那時快見那人已直闖上樓輕輕解去身上雨衣搭在衣架上頭上戴着軍人帽子渾身軍裝一把指揮刀還拖在腰間叮噹作响掉轉身見了頤雲便向前摟抱頤雲格外害怕顫巍的問道哎呀！你這人是誰？正是

紅樓寂寂翠幙愔愔三更半夜何來足音

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小說會

# 好青年

江都李涵秋著

## 第四回 離阿母變成雄阿母 舊學生欺凌新學生

當時顏雲再一凝神細看不覺格格的笑起來說道娘你爲甚麼做這樣裝束幾乎不把我魂都嚇掉了林氏也笑道你這有甚麼猜不出呢我聽見你不願意瞧見女人我仔細想了想做娘的也是個女人呀要不來瞧你我又不放心要來瞧你又怕你生氣却好你父親的軍服還擋了好多套在我房裏我便老實穿換起來在鏡子裏面照了照剪直同你父親神態一樣巨耐那頂帽子大了些一搭便搭在眉心上不怪你見着吃了一嚇好孩子你此刻覺得怎麼樣了（寫林氏溺愛直寫到此試與文鶻參看覺貧富異趣哀樂遂有不同）先前接你表哥的人已經回來說他不在城外不知向那

裏去同人家宴會一時怕不得分身這話也不知道他是真是假等我會見他我才給他一頓臭罵呢。顏雲含羞用手推搡着說道娘又何苦白去罵他他對着我們總不應該說謊怕真個有甚麼宴會也未可知林氏笑道好好既你這樣體恤他我便不罵他也罷……母女剛在這裏談笑密司已經驚醒慌忙跑得過來揉了揉眼睛見小姐床沿上坐着一個又粗又黑的男子不由嚇得退了兩步還是林氏笑叱道沒的活活見鬼難道你們都不認識是我密司聽出口氣方才笑說道外邊這樣大雨虧太太獨自跑得過來怎麼連一個娘姨也不攜帶林氏望着顏雲笑道你聽聽密司這樣糊塗的話服侍我的誰都不是些丫頭僕婦我敢將他們帶上樓來現形要通通叫他們改裝罷一時又沒處去尋這些男人衣服我想來想去只好揜着我這條老命滑達滑達的便是跌死了也是命中註定也抱怨不着我這嬌嬌滴滴

的心愛女兒。頡雲道：娘你也回房裏去罷。他既是不來，我也要瞞了林氏。不敢怠慢，兀自跳起身子，密司伸手替他披好雨衣，取了燈，笑道：我送太太一趟罷。甬道裏青苔又多，當真跌閃了。到不是要林氏連忙搖手說道：小丫頭，他是睡死了。小姐身邊祇剩得你一個人服侍拜託你，將小姐照應得文風不動比較送我回去還感激你……一宵無話過了幾日，頡雲的病也不見好，也不見壞。林氏因爲請來的醫生都沒有能治療他這病的手段，發恨也不叫頡雲吃藥，只用他的老法子，濃濃的煨出人參湯來給他一碗一碗往肚子裏灌。除得自家穿了軍服，偶然去探望，探望其餘的內眷，一概不許上樓走動。便是頡雲有時高興，想下樓來，頑頑他走的那一條道路，都由林氏預先吩咐。凡是女人影子，早迴避得乾淨。一座房屋裏只有頡雲和穿着那軍士衣服的對面閒話。以外便是西洋密司奔走服役，情形最足發

笑）看看到了星期那一天林氏剛坐在內室裏發悶想女兒生着這般怪病不知何時方可痊愈芳瑜原是一味好藥引子得他到來或者可以破除女兒的煩悶偏生他又推三阻四着家人去請是碰不見他的影子用電話催他那電筒裏回了話來依舊不是芳瑜聲氣急得林氏三戶神爆七竅烟生憤極了便尋着旁人瞎嚷亂吵真鬧得家翻宅亂雞犬不寧這一天午後林氏正躊躇顏雲怕見女人的緣故忽的外邊家人們通報進來說門外來了好幾輛人力車子好多小姐打扮得花枝招展口稱是大小姐的同學因爲多日不見大小姐到校大家不放心特的過來問候的……這一頓話把林氏眼睛珠子都嚇黃了暗想這還了得顏雲的病原是怕見女人如今益發跑來這一大堆女人不是生生的追他小命咳這都是二丫頭使的促狹隨卽向那家人問道你瞧見二小姐可在他們隊裏沒有家人搖頭回

道：「小姐從早也不會出門內中却沒有他。林氏忙道：「你替我回覆他們去罷。等大小姐身體好了改一天在校裏同他們會面也是一樣。」家人答應着不曾退了幾步已聽見外間衣裙絰絰語笑譁譁走入四個女學生進來一個年紀長些的叫做胡翠筠是督署祕書員第三房愛妾其餘却是十七八歲一叫俞覺仙一叫王藻一叫歐陽迦羅大率是當時紳宦家的閨女平時同林氏這邊也有往來林氏又不敢怠慢他們只得起身迎接。可巧林氏這時候雖將軍服脫了至於頭上一頂軍帽脚下一雙革靴却不曾卸除因爲一時怕去瞧着顏雲免得多費手腳這怪模怪樣女學生們也猜不出是何用意只得忍笑上前相見坐下來便問顏雲姐姐的身子可曾大好林氏將帽子往頭上推了推皺着眉頭說道原是他這病却也奇怪見了女人便病得越發利害不瞞諸位小姐說連我這時候都不敢做他的母親改了裝

假充他的父親了。不然倒好。請小姐們上樓去同他談談。但是……衆人這才對望着發笑。暗想柔雲的話果然不錯。內中那個迦羅小姐年紀最輕忙笑說道：穎雲姐姐未免也太迂闊了。如今的男女已沒有分別。男的也是一個人女的也是一個人。其中毫沒關係。爲甚他轉這樣認真？不是我編派他。他畢竟也是個女孩子。倒轉過來憎厭女孩子。豈非同類相殘？傳出去爲全地球耻笑。我們不怕伯母見怪。既然到了府上。少不得都要同這怕見女人的姐姐見一見。林氏瞧他們這口氣直嚇得手足無措。一面拿話安慰着衆人。一面悄悄着丫頭上樓去請示問大小姐究竟會他們不會。丫頭得了這話隨卽拔起步來就跑。林氏忽的又招呼着他回來。急道：我一時失於檢點。你這模樣走到大小姐面前。包管他病上還要加病。如今也顧不得甚麼了。我穿的這件軍衣。權且賜給你。暫穿一穿。……說着便將那件軍衣替丫頭披。

在身上無如那丫頭身子狠矮穿起來一直拖到腳根一拐一拐的走路便不及適才敏快剛轉入甬道劈頭已撞見密司密司便問丫頭向那裏去丫頭便告訴他這事密司笑道省你一趟路罷你且隨我來瞧我同太太講話……兩人攜手走入內室密司笑向林氏說道難得諸位小姐親自過來瞧我們小姐我們小姐聽了十分歡喜吩咐婢子下樓請諸位小姐前去談談迦羅驚見密司這身打扮不由拍起巴掌來笑嚷道哎唷我們還不曾放洋怎麼跑入歐羅巴來了你們瞧瞧這外國男孩子委實長的活像單論他這一對眼睛珠子比以前又黃了許多但不知幾時再轉成貓兒綠那就益發希奇古怪了胡翠筠也笑道別的到也不錯只是背後拖着這條金絲辮兒沒的到像傳教的教士密司也笑道依我早願意剪了這頭髮大小姐又不許說留着將來還要挽上鬢髻呢……他們只顧你一句我一句說

得熱鬧。林氏早將密司扯向一旁。低低問道：可真是小姐請他們上樓？難道他此刻又不怕瞧見女人了？你不要假傳聖旨？密司忙道：這個婢子怎敢小姐也曾說過來。他瞧見家裏女人，生氣瞧見外邊女人，却不生氣？況且女學生的性情舉動與別的女人家又自不同。林氏笑道：這也罷了，你快領他們去罷！我是再不肯同他們糾纏。這些姑娘小姐真個脫了孩子氣了？若是有梯子，他們還要輕狂到半天裏去呢。（此語足爲文明女學生寫照）密

司答應着，便上前替衆人引路。這裏胡翠筠一千人別了林氏，徑自笑着去。會韻雲挨肩擦背，步上樓梯。不是你嚷着踏了羅襪？就是他笑說紓了紗裙。嘻嘻哈哈的鬧入韻雲臥房。韻雲也笑着出來迎迓。大家都圍坐下來。先是俞覺仙，坐着韻雲笑道：瞧姐姐臉上有紅有白，如何裝着病躲在這繡房裏？幾乎還要攏我們出門，是何道理？韻雲笑道：怎麼害病還會裝假？你不知道。

別。人。心。裏。的。難。受。到。轉。來。批。駁。我。的。不。是。胡。翠。筠。聽。了。他。這。樣。話。又。瞧。了。他。  
這。形。狀。早。就。猜。透。了。他。心。病。忙。笑。說。道。覺。仙。只。是。心。直。口。快。大。凡。女。孩。兒。  
家。到。了。這。時。候。身。體。不。大。舒。服。總。是。有。的。像。這。樣。病。比。較。甚。麼。一。切。風。寒。暑。  
濕。還。是。利。害。（妙。人。妙。語。）顏。雲。覺。得。這。幾。句。話。說。得。有。些。刺。心。忙。掉。轉。臉。  
催。密。司。去。取。果。點。重。新。再。泡。上。好。茶。翠。筠。也。恐。他。害。羞。大。家。遂。又。說。了。些。別。  
的。閒。話。顏。雲。搭。訕。着。問。道。我。倒。有。好。幾。天。不。到。校。了。不知。校。裏。可。有。新。聞。沒。  
有。衆。人。都。笑。起。來。指。着。那。個。王。藻。說。道。別。的。新。聞。都。沒。有。轉。是。藻。姐。姐。不。久。  
便。同。他。表。哥。哥。正。式。結。婚。（又。是一。個。表。哥。哥。妙。絕。）將。來。結。了。婚。生。下。小。  
孩。子。這。還。算。不。得。新。聞。嗎。王。藻。粉。臉。微。微。一。紅。趁。勢。輕。移。天。足。逕。走。往。那。架。  
批。霞。那。旁。邊。坐。下。來。多。梅。埽。臘。捺。起。秋。之。夜。曲。調。來。此。處。顏。雲。早。觸。動。自。家。  
心。事。含。笑。問。道。不。錯。呀。藻。姐。的。表。兄。不。是。姓。甘。名。水。表。字。如。醴。的。嗎。平。時。

常常見他們兩家頭聚攏在一處。低言密語像煞一刻兒形不離影的如何。不知不覺竟當真結起婚姻來了。他們父母到還順他們的意思竟自允許不成。胡翠筠拍手笑道我久經笑韻雲妹妹白做了一個女學生這話一點兒不冤枉。你聽你這樣話剪直那些頑固的老學究大約比你還開通些。你道目前的男女還該來守那老規矩你也藏着我也躲着婚姻大事悉憑父母做主這可就糟了。蛋了不怕你聽了生氣像你這樣年紀早該放開眼孔使出手段是擋在我心坎上的男人家他不來尋你你也須得去尋他俗語道得好日親日近日遠日疏。人家的那顆心原是棉花胎做就的外面看是非常潔白其實內裏又輕又軟禁不得我們拿着柔情密意去打動他。他不來乞婚也要來向你乞婚了。韻雲聽見這番議論只有點頭讚嘆的分兒。微微一笑說道原來婚姻一層還有這許多的講究……說過這話心裏

便暗暗拿定主意。後來那個怕見女人的病也漸漸好了。只不過又添了一件常常願見男人的病。當下姊妹們又談笑了一會方才各散。第二天頤雲便隨同妹子柔雲依舊照常入校上課。林氏自然是歡喜非常。免得累着他。白日裏換那軍衣軍帽實在覺得麻煩得狠。我且將此處權行擋下再說。自從那陸校長逃走了後。鄭芳瑜因為他的那位老伯馮道成在家裏喜管閒事。十分討厭。趁此機會便想將他推出來。主持這份校務。好在他也有個秀才頭銜。教導這一班小活猴。獮料想還不至素餐尸位。民國紳權比前清尤重。憑着他這關公子哥兒向勸學所所長咬了一咬耳朵。那所長巴不得借這事去奉承芳瑜。立刻送來一份委狀。芳瑜大喜。便將馮道成請至大廳告訴他。這話芳瑜以為他總該歡喜。承受感激涕零的了。誰知馮老伯却生成是個牛性子。想起當初他在家裏教讀時候學生原也不少。一旦廢了科舉。

建設學校。不知不覺的將自己飯碗打破。他每逢提起學校兩個字來。他便咬牙切齒。恨入骨髓。如今見芳瑜要他去充當校長。他早皱眉怒張。大大的申斥芳瑜。說你還假充着文明人物。說你竟有這大胆。將我望火坑裏。撩麼餓死。事小。校長事大。這是萬萬不能從命的。芳瑜覺得此時事出望外。便央央百求。務必求他這位老伯。屈尊俯就。馮道成覺得義不容辭。便從案上抽出一紙來。奮筆寫了幾句。給芳瑜瞧看。然而這紙上字迹。芳瑜是瞧見了。怕讀書諸君還不曾明白呢。且瞧芳瑜將紙條拿在手裏。望着笑道。哦。這是第一件甚麼。『月薪加增』忙拍了拍胸脯。說道。可以可以。除公家輔助的款項而外。由小姪這邊再撥過去。儘多儘少。連報銷都可不必。又往下念道。學校中一切事務。外人不許干涉。這個更不成問題了。主權既在老伯手裏。外人跑去干涉。則甚。馮道成正色說道。我久知道這學務裏有個甚麼查學。

委員的名目。一年到要跑去兩趟。哎哎喳喳囉囉。嘸嘸委實十分討厭。他們若去查起我來。我是同你不依的。芳瑜想了想笑道。老伯儘管放心。查學委員。汪二歪嘴。他同小姪也是至好。將來等小姪去吩咐他一句。叫他將這所學校圈出境外。彷彿我們中國那個蒙藏似的。只許字樣上好看。却不准他們有管轄的實權。可好不好。等小姪再瞧第三件罷。『校長不得攜帶家小入校。朝出暮歸。一切膳宿各費。仍歸鄭姓辦理。』芳瑜看到這裏。不禁暗暗叫苦。原是想打發他出門的。誰知他竟死拉活扯的賴在這裏。不動。這不是我轉上了他的當了。隨卽皺着眉頭。問道。老伯這層意思。小姪却實在不解。若論學校那地方風景。又好房屋。又多。前校長也是攜着師母一齊住在那邊的。況且世弟。世妹年紀已漸長。成老伯何不將他們攜在身邊。親自教讀。這句話未說得完。早聽見馮道成一陣冷笑。托着鬍子說道。不瞞老賢。

姪說我就爲的這件事不能從命了。你不要疑猜。我把家小安頓在公館裏。累你破費錢鈔。我因爲這學校老實講。便是個坑害子弟的地獄。我曾經發過誓。不但口不願言。而且耳不願聞。然而目前如何。又擔任這事呢。一則因老賢姪情不可却。二則我也持了一種佛門主義。叫做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能彀從地獄裏拔度衆生。也是無量功德。哈哈。老夫今年已逾花甲。便污了這身子。也不足惜。我的兒女。他們彷彿是一朵花兒。正在那裏潛滋暗長。近朱則朱。近黑則黑。我如何忍心將他們領入學校裏。滌其舊染之新。而墮其末昏之德。芳瑜聽了。雖然不狠滿意。然又駁他不得。只得勉強笑說道。就是這樣。辦下星期一日便請老伯接事。馮道成點了點頭。芳瑜當時出城。便將這事告訴了他的師母。然後再由萬椿他們轉告各家家長到了入校這一天。芳瑜深恐馮老伯另有變故。放心不下。一清早起便騎馬回轉公館。

想陪着馮道成一齊前往門房裏。家人一眼瞧見少爺回來，一窩風跑出來伺候繫馬的繫馬引路的引路。狗顛屁股忙個不了。芳瑜一面走一面笑。問道你們可知道馮師爺起身不曾內中有個家人搶着回道馮師爺今天起身狠早適才吩咐我們替他老人家排好了香案在天井裏設了品級墊。子不知道有甚麼勾當。芳瑜咂嘴說道古怪。古怪做校長並不是甚麼大喜的事。難不成還叫我們去道賀不成。心下沈吟脚步兒更走得快。早跨進那所大廳。果然看見天井裏香烟繚繞燈燭輝煌。既不知道這葫蘆裏賣甚麼藥。一時又不見馮道成影子。只好立着脚在廳上稍等。諸君若問馮道成在裏面畢竟幹甚麼等我寫出來就可知道了。原來他也算定今天已到入校的日期。竹布長衫上特特的加了一件。當年他進學時候穿的外套子陳絲如爛草兩隻袖子倒多出三隻袖口子來。鈕扣又不齊全搭在身上好像深。

秋荷葉飄飄蕩蕩實在難看脚上沒有靴兒依舊穿着三道雲硃紅鑲鞋一隻手伸向頭髮上亂抓正沒好氣的同他娘子索那紅纓大帽呢他娘子呂氏笑道這幾十年的爛東西向那搭兒去尋覓我隱約記得是被孩子們換糖吃了馮道成急得眼睛像兩個銅鈴嚷道這還了得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怎麼好端端給他們換糖我的項戴呢若再尋不出來我便同你拚了這條老命呂氏一時那裏想得起只管呆呆望着他發怔幸虧他那女孩子名字叫做巧兒的笑道有有有在這裏呢……說話時候早從床板底下拖出一個篾籃子來灰撲撲的內中各樣都有裏腳襪套壞銅爛鐵巧兒在裏邊略翻了翻果不其然有一個銅項子被他揀入手裏但是年深日久那項子上却厚厚的堆着一層銅綠（金項子改成翡翠馮先生大喜）便輕輕遞給他父親馮道成好生快活陡生一計偏着呂氏在他平時戴的瓜皮帽上

將帽。結子。摘去。重行。換上。這銅頂戴穩了。然後。顛巍巍的。走得上廳。芳瑜見他。這怪模怪樣。忍不住笑。剛待同他說話。他却不理。會芳瑜必恭必敬。走至香案面前。向北謝起恩來。含着滿泡眼淚。跪下去。直挺挺的說道。微臣今日迫於時勢。不得不改節了。伏乞陛下恕罪。則箇：一面禱告着。一面磕了三個頭。叵耐他。腦後一根瘦辮子。又短又輕。才俯下身子。那瘦辮兒便歪向肩膀旁邊。他磕一個頭時候。便順手甩一次辮兒。甩到末了。使勁太猛了些。猛不妨。將那銅頂子震得脫落下來。滾去。有一丈多遠。他吃了。一嚇。覺得當真清朝氣數已盡。連一個古色斑爛的名器。都戴不牢在頭上。料想再沒有中興之望。想到這裏。不由嗚嗚咽。伏在墊子上。痛哭起來。此時直急得芳瑜。搓手頓腳。幸喜那些家人們做好做歹。上前將馮道成扯起身子。拾了銅頂。脫了小帽。解去身上的破外套。連推帶勸。說轎子也替師爺預備好了。快快。

上轎赴任去罷。馮道成也叫做沒法點了點頭。望着芳瑜嘆道：如今我也明白。今年六月裏那件復辟舉動我還罵着那一班不肯附和的反叛。以至弄得前功盡棄。誰知竟是天意難回。我這銅頂子明明是表示天意。因爲皇上再大些也大不過一個天老爺。天老爺既不願意人做皇帝。我還敢逆着天不去做校長嗎？走罷走罷！兩個人一個騎馬一個坐轎。前後擁着七八名家。一路吆吆喝喝。直向學校進發。鄉下人聽見新校長來了。在田裏的便扶着犁頭呆望在家裏的也扶老攜幼跑出瞧看。熱鬧從轎子裏望見馮先生一部銀白鬍鬚無不噴噴嘆羨說：這位校長學問益發好了。你們瞧他讀書鬍子都讀到雪白。我們是凡有孩子的都應該送去上學。（以鬍取人失之馮老師矣。）一笑芳瑜聽見這樣口碑心裏非常高興。一會兒抵了學校門首。自家跳下馬便來拱候。馮道成馮道成一屁股拱出轎外。又忘記跨。

那轎檳腳下一絆跌了一個狗吃屎。後面看的人不由哈哈的一陣大笑。羞得馮道成滿臉通紅。芳瑜便罵家人們不善照應。家人們忙將馮道成扶得站起來。大家都走入校門。有校僕將門閉上。衆人才走散。芳瑜便陪着他。前前後後賞鑒了一會。又將校僕程福喚至身邊。叮囑他好生伺候校長。程福諾諾連聲。巴不得多長出兩條舌頭來答應。（形容殆盡）芳瑜因爲要遵守馮老伯第一條條約。不敢多所延擱。在那起身告別的當兒。低低附着他的耳朵說了一句小姪。沒有別的奉託。小姪有兩個世弟萬椿萬榴。他們沒有父親的孤子。務懇老伯另眼看待。（情有獨鍾。不覺順口而出）說完就帶着家人走了。馮道成坐在室裏養了一會。神校僕程福已上前請示。等候開學日期。好向各學生家裏分頭報信。馮道成搖頭說道。這個且勿着忙。我此時先要出一扇牌示。召集各家父兄。開個懇親大會。好表明我的辦學。

宗旨。程福點頭稱是。隨卽捧出一扇虎頭牌來。給校長寫字。馮道成便寫了日期。准在明天先開懇親會。然後召集學生上課。程福將牌懸掛在校門外。面好多人瞧了。認不得懇字。互相猜測。程福便告訴他們。這是懇親會。衆人聽了。凡是有孩子在校裏上學的。立刻起了一種大大恐慌。這又爲甚麼緣故呢。只見他們交頭接耳說道。不得了。怎麼這些校長一個利害是一個先前那個姓陸的爲了二百文鬧出大大亂子。這也罷了。這新校長料想二百文都不夠他的欲望。剪直彰明較著。要請起我們來。我們一年辛苦到頭。種了幾畝田地。禁得起他張開大嘴來。啃嗎。一人傳十人傳百。便有那極蠢極笨的蠻牛。跳上跳下。嚷着。我的鳥。啃我的鳥。一時沸反盈天。聲勢到還不小。後來經年長的排解。相約明天不送給他去。瞧他怎樣。奈何我們。然則照這樣看起來。那馮校長的懇親大會。斷乎開不成了。誰知這些。

蠢如鹿豕的家長却生了明白事理的學生。那年紀稍長的尤權聽了這番話忙跑向各家去用話分割說這懇親會的意思原是校長想同大家會會面並非指勒你們你們千萬不要誤會衆人方才明白過來不禁笑着說道會會我們罷咧怎生漏出這樣不通名目他牌上明明標着懇親兩個字單單啃我們父親呢到還罷了若是再啃起孩子的母親來豈非弄成極大的笑話既是你這樣說我們明天就跑去見見他也好……果不其然這一天學校裏便來了許多村漢有將髮辮盤在頭頂上的有精赤臂膊下間祇穿了布褲子的有草鞋不曾脫去黃泥護滿了大腿的若是驚生的人見了一定將這班人當做山精水怪不多一會馮道成從裏面搖擺出堂前面坐的都直跑起來喊着你老好你老康健有怕說話的便躲在背後大氣也不敢出馮道成也不客氣徑走上台鞠了一躬朗朗說道鄙人承乏本校……

句話方才出口。內中早惱了一個漢子。直着喉嚨喊道：我們是不管校長飯食的。你想到那一家去盛飯？衆人也趕在裏邊隨聲附和。一時幾幾嘈嘈便狠不安靜。還是程福忙跑進來攔着衆人不要鳥亂。馮道成接着說道：却抱了一個宗旨。因為兒童的根柢第一重在中文。中文要通必先讀書。以前那些教科書本子大概靠不住的。從今天起大些的學生便念論語孟子。小些的學生便念中庸大學……說也奇怪。校長剛講到這裏。衆村漢早歎聲雷動。不約而同的喊起：你老不錯。你老真是菩薩。我們就這樣辦。若有反對的。我們打他一個臭死……說畢也不告辭。拔開大步就跑。馮道成再鞠了鞠躬。抬起頭來。已看不見一個人影子。心裏雖覺得他們不懂規矩。然而自家的宗旨畢竟受他們全體贊成。越想越是歡喜。開校之後滿堂咿唔咿唔的都讀起書本子來。這個消息傳入萬文鵠耳朵裏。暗暗叫苦不迭。說這些。

怎麼一回事。若照這樣辦下去，兩個兄弟將來如何成立？兀自顰蹙雙眉。這番地裏同萬椿商議，叫他們不要將各學科拋棄，留着晚間由自己教導。他們因此文鵠除紡織而外，又添了一層功課。他的肺病也就日深一日。這且不在話下。再說萬家住的那個村莊，人烟本不甚多，新近却搬來一家人家，離他們住宅約莫半里遠近。主人杜子郵早年在城裏開了一座洋貨鋪子，因爲年紀老邁，將這鋪子讓給別人住，向城外來養靜。膝下單有一個小女兒，名叫秋紅。今年才得九歲，原是前妻生的。子郵却是鍾愛非常，無如半途上妍識了一個少婦，本係妓女出身。當初叫做阿巧，子郵近來却尊稱他巧娘。巧娘看待秋紅却不及子郵懇摯，雖不敢公然打罵，然而背地裏凌虐也在所不免。子郵有時看在眼裏，十分心痛，家中也雇了一個僕婦，在巧娘身邊伺候。他便命女僕向萬家去說一句，要將秋紅送入學校讀書，請他們兩位。

少爺介紹。介紹楊氏同文鵠。都曾見過這秋紅的委實。生得叫人憐愛。單論他笑起來那兩個小酒渦兒。足有二三分深淺。楊氏當晚便將這話告訴萬椿。萬椿自然滿口應允。次日剛值下課時候。隨卽同馮校長提起這事。誰知馮校長不聽。猶可聽完了。幾乎不把腦袋搖掉下來。正色說道。我新近也聽見一班人在外邊提倡男女同校。這是傷風敗俗的第一件事。我恨不得大聲疾呼。竭力破敗。本校如何可以復蹈此轍。你好好好回報你的母親。我馮某頭可斷。男女同校萬不可能……說着。便用手裝做刀子在頸項裏使動劈了幾下。表示他萬無挽回之理。萬椿好生懊惱。怏怏的同着兄弟萬榴。走向家來。將先生這話一長一短說個不了。楊氏聽了。也叫沒法。只得商議着去回覆杜家。此時文鵠也從房裏出來。搖手笑道。娘且勿忙。要秋紅到校却也不難。叫椿弟儘管將我這意思告訴鄭少爺去。大凡這種讀死書的腐儒。他

既。能。驕。人。必。能。詔。人。（何物女子，有此卓識）我知道他這校長是鄭少爺成全他的。鄭少爺說出一句來，抵得我們十句。萬椿喜歡得甚麼似的，頭也不掉，徑自去尋他。鄭家哥哥去了，萬椿見他，哥哥忙得這樣，匆遽不由睜着眼，嘆息道：杜家女孩子與你有甚麼相干？要你像這般狗頭屁股，在大路上滑跌倒了，我才稱心呢！楊氏攔着說道：成全人家上學也是好事，你躲嬾不去，還奚落你的哥哥被別人聽見，要責備你太沒熱心。萬椿張着小嘴笑道：熱心熱心豆腐麵筋，今日在一處上學，明天兩家頭做親……他母親見他這樣亂說，搶了幾步，要想打他，他早一溜烟笑着跑出去了。文鵠也忍不住吃了，吃的笑了。一會再說萬椿將姐姐的意思跑去告訴芳瑜。芳瑜明知馮道成立是條件，不敢常去干涉他。教育行政無奈美人的叮囑，斷然情不可却。也不管他那位老伯答應不答應，立刻寫了一封信，命萬椿拿給校長閱看。

說也奇怪。校長得了這封信，居然掉轉口風來說這杜秋紅年紀還小，放在校裏讀書還不至起人訾議。你們天就命他過來罷……是以後那個杜秋紅便同萬氏弟兄早間同赴學校，晚間同行回家。秋紅又趕着他們大哥、二哥哥喊得十分親熱。巧娘也不時的跑來同文鵠閒話，又嬉皮笑臉要拜在楊氏膝下做乾女兒。你道他爲何這樣拉攏呢？也因爲有一天在楊氏屋裏瞧見鄭芳瑜一次見芳瑜生得唇紅齒白，富麗高華。他不覺看出神了。暗想這鄉村之間竟還有這樣美如冠玉的男子。又見芳瑜同文鵠那種纏綿神情，心裏又羨又妬。因此常常向萬家走動，希冀勾搭芳瑜上手。這也是男女愛情上一種野心，在下却也不能說。他不是……如今且說秋紅自從入校讀書，他的聰明却不在萬椿萬榴之下。便是那牛性子的馮道成見了他，也還歡喜。逢人都稱讚他的好處。其時校裏却惱了一個人，老大不服。

氣這人是誰呢便是那個學長尤權原來這所學校裏的學生在先本分做兩黨一個是共和黨推萬榴做了黨魁萬榴年紀雖小他自幼兒便提倡合羣主義家道雖然貧寒若是得了些菓品食物他都願意將衆學生約齊在一處談著吃著有好風景的地方也須集成大隊奔走游覽毫不覺倦若是叫他獨自冷清清的頑耍或是坐在家裏他就暴躁起來不大安靜了衆人見他膂力又活潑性情又懇摯便沒有一個人不推戴他那一次假裝投湖同學起了一種大大恐慌便是這個緣故了一個是專制黨這專制黨做的甚麼事業呢他們集合了許多同志一味在校裏擴張勢力凡有新來的學生必須向他們黨魁行禮表示敬畏的意思然後還要貢獻些菱芡瓜藕當做贊敬這黨魁自然是尤大哥尤權了惟有那萬椿生性忠厚不肯同他們附和背地裏也會勸過兄弟萬椿叫他不要顯分黨派恐怕鬧出亂子來無

如萬榴也不理會他的話。萬榴只得束身自愛。除得研究學業而外。卻處於超然地位。至于他們兩黨的宗旨。雖然不同。然而表面上卻還和和氣氣。沒有發生衝突。但凡遇着外界有了變故。他們早又同心協力一齊前去抵禦。（兒童天性。自是可愛。惜乎我國一般政客。其見識轉出兒童下也。可嘆。）

不然。當初推翻那個陸校長時候。他們如何能一致進行卒達目的呢？（可敬可羨。）這一次秋紅入校。萬椿早將這話對他講了。囑咐他在散學當兒跑過去拜謁尤權。秋紅登時就氣憤憤的嚷道：「奇呀！」我又不認識這廝。犯不着跑去折這身分。萬椿見他這般倔強。先自吃了一嚇。又低聲下氣的求告他。叫他委曲一點。不防秋紅死也不肯答應。萬椿沒法。只在背地裏捏一把汗。早有人將這話告訴了尤權。尤權聽了。若在別個男學生。他定然着惱。誰知他也愛着秋紅。生得怪可憐的。當時便笑了一笑。揚言着行禮到還可以。

不必那贊敬。却是少不得的能夠給我一個面子。我瞧萬椿情分也不去計較。他萬椿得了這樣口氣。又是感激。又是歡喜。知道同秋紅去商議。也是沒用。只恨自家身邊一個銅錢也沒有。便想去買點菓品。也不能遂我心願。當晚便將這意思告訴萬榴。萬榴拍着胸脯說道。哥哥放心。這事包在兄弟身上。銅錢也不消出得。說畢便跑出大門。一口氣趕至一座泥水塘邊。見那水面上的菱盤又紫又翠。非常可愛。他笑了一笑。見四面沒人。一咕嚕將鞋子襪子小衣短襖解得乾淨。放在一片青石上。撲通一聲跳得下去。儘性採了好多菱角兒。見那半邊還有些枯荷敗葉。他益發不去客氣。還挖了兩支白白胖胖的肥藕。踏着水重行上岸。用一片荷葉將菱藕包好。正待穿紗衣履。誰知這菱塘卻有尤權家的產業。他的住宅便離這塘不遠。有人在屋裏聽見水响。早搶出來。查看。見了萬榴身影。便大呼有賊。萬榴措手不

及一手挾了自家物件一手託着菱藕早如飛的跑得沒有蹤影他赤條條的走入家裏又被他母親一頓臭罵他也不計較隨時穿紮好了雙手將那菱藕遞給哥哥萬椿又說如何悄悄的下水又說如何有人追趕吃我跑得快不會被他們捉住萬椿笑道虧你這般大胆叫我就沒有這本領這事倒狠難爲你了萬榴笑道自家弟兄也說不到這裏我給杜丫頭出力原是替哥哥出力要不是哥哥我肯替杜丫頭跑去做賊……說得萬椿也笑了。宿無話第二天萬椿將這事告訴了秋紅菱藕帶入校裏背着校長藏在一邊等到下課時候校長進去休息他便兢兢業業將菱藕捧至尤權面前說這是杜秋紅的贊敬請尤大哥賞收……尤權今天正沒好氣呢你道他爲何生氣原來他回家時候便有人告訴他說有一個孩子前來偷藕他想了想猜准了定是萬家弟兄做的勾當你們一味袒護杜家頭我也不怪只

是把我家的東西送我當做贊敬。這不是分明拿我開心。此時見萬椿果然將菱藕送過來。那無明業火那裏按捺得住。接到手裏拍的一聲立向窗外邊攢去。有幾個饑嘴的小學生見好端端的東西白攢得粉碎。只不住喊着可惜。惟有萬椿早嚇得面如土色。脚步也不敢動一動。呆呆的等他發作。座中却惱壞了萬榴。擰拳揷袖。豎眉怒目。開口罵道。不識抬舉的奴才。倚勢欺人的奴才。你敢和我廝併。怕你的便算烏龜。尤權也望着他千賊萬賊價罵。萬椿又跑至兄弟面前。用手掩着他的嘴。叫他不要闖禍。得罪了尤大哥。也是我們晦氣。萬榴那裏肯依。剪直要跳下來。去揪打尤權。正鬧的不得開交。却好校長又出來上課了。大家方才住口。各歸座位。捧着書本子。一頓亂喊。天井裏攢碎的菱藕。自有程福掃得乾淨。不提。再說秋紅見他們鬧得這樣利害。他反十分高興。吃吃的笑個不住。（活畫出秋紅天真爛漫）萬椿。

瞋着他。他也不理。好容易挨到日落时分。大家放了学。纷纷出校。萬椿在背地裏約了共和黨的學生。將他們領至一處僻淨所在。各向芳草地。上圍坐下來。萬椿先向萬榴說道。大家既在校裏。同學好也罷。歹也罷。須得和和氣氣。若依你的性子。終久都要鬧得不能安靜。今天我的同衆弟兄商議一個辦法。你須不許參預。萬榴撅着那個小嘴。冷笑。道。膾包。哥。你通記不得。教科書上說的競爭時代。凡事不可讓人。你儘去讓。人將來便要被人欺負。煞了。你既這樣說。我就憑你去辦。只不開口。何如。萬椿便笑。向衆學生說道。今天算是我們得罪。尤大哥了。冤家宜解不宜結。我們國裏南和北。打了幾年仗。還要講和呢。我奉請諸位前去。向尤大哥講一講。和聽憑他叫我們怎生。賠罪。我們都可依他……說到此。萬榴又跳起來。嚷道。哥哥說話。須有個分別。你們情願陪罪。却不要將我牽涉在裏面。我是同那惡狗勢不兩立的……

……當時這幾個學生雖然覺得萬椿太軟弱了些心裏都有點不大服氣然而迫於他的情面却不得不替他去跑一趨及至走到尤權家的門首那裏曉得尤權也號召了他的班黨人正在廣場上面祕密開那會議呢見了他們大家都住了口攏近前問他們來意衆人隨卽將萬椿的話一一說了尤權挺胸疊肚的說道萬大哥人倒不錯我卻不去怪他叵耐那牛子萬榴他全不把我尤大哥放在眼裏既承衆位向我開這和議我便將我的意思請衆位去轉達他們若是平和了結呢明天却好是個星期日子須由萬椿領着杜丫頭當着衆同學面前親親熱熱喊我一百聲哥哥若是喊到九十九聲便止住了我都不答應杜丫頭倘然不允這樣辦法我也不和他理論請諸位遞個信給牛子萬榴也在明天離這裏二里多路的地方有一座九松嶺我在那裏等候他和他決鬥無論他打死我我打死他彼此都沒有抱

怨。還。有一。事。須。預。先。說。明。決。鬥。時。候。兩。邊。的。同。黨。都。不。許。帶。一。個。去。要。人。幫。  
忙。的。不。是。好。漢。……說。完。了。便。催。着。他。們。快。走。衆。人。雖。瞋。着。他。這。樣。蠻。橫。却。  
不。敢。去。衝。撞。他。因。爲。他。黨。羽。衆。多。都。圍。在。一。處。指。手。劃。脚。的。私。議。只。得。忍。着。  
氣。走。回。來。向。萬。氏。弟。兄。報。告。萬。榴。聽。見。決。鬥。兩。個。字。從。坐。的。一。片。青。石。上。直。  
滾。下。來。樂。得。手。舞。足。蹈。說。道。那。廝。想。同。我。廝。打。嗎。我。聽。了。比。吃。肉。還。快。活。好。  
菩。薩。你。這。日。頭。快。快。落。下。罷。一。到。明。天。我。就。……萬。椿。向。他。瞪。了。一。眼。說。道。  
榴。兒。你。又。這。般。好。勇。鬥。狠。了。平。時。姐。姐。訓。你。是。些。甚。麼。話。大。凡。做。了一。個。男。  
孩。子。須。要。勇。於。公。戰。怯。於。私。鬥。你。同。尤。權。去。迸。個。死。活。到。底。還。算。是。私。鬥。呢。  
還。算。是。公。戰。你。休。得。在。這。裏。發。鬆。憑。着。我。去。求。秋。紅。妹。妹。叫。他。委。曲。些。便。喊。  
他。一。百。聲。哥。哥。有。甚。麼。打。緊。總。叫。你。們。決。鬪。不。成。罷。了。萬。榴。一。團。高。興。被。他。  
哥。子。幾。句。話。說。得。冰。冷。暗。想。若。是。秋。紅。果。然。答。應。這。事。那就。糟。了。當。時。便。心。

生一計笑着向他哥子說道既你這樣吩咐我此刻便去將秋紅約得來讓  
哥哥同他商議可好不好萬椿猜不出他別有用意遂含笑點了點頭萬榴  
拔步飛跑搶入杜家可巧秋紅正在天井裏拍球作耍子呢他便向他招了  
招手秋紅兀自笑盈盈的走出大門萬榴一面引着他一面笑說道我有一  
件事告訴你你須細細斟酌萬不可徑行允許我哥哥因爲今天惱了尤權  
適才着人跑去同他講和那廝好生無理他強迫你喊他一百聲哥哥須知  
這哥哥的名稱便是做丈夫的代表你若當真喊他哥哥便承認他做丈夫  
了這個如何使得我哥哥也跟在裏面把苦給你吃你千萬不要理會他秋  
紅笑道哦原來喊人做哥哥還有這種講究哩但是照這樣講我在平時如  
何喊萬椿做大哥哥喊你又做二哥哥呢（偏有此種曲折榴兒奈何）萬  
榴經他這一駁轉怔住了良久方才笑道你喊萬椿大哥不過是一個丈

夫添上我這二哥哥也不過算是兩個丈夫。兩個丈夫還可以若是一百聲。哥哥就是一百個丈夫。那還了得。一個女人嫁上一百個丈夫。不成。上海灘上野雞婊子嗎？說得秋紅恍然大悟。他便捺着滿肚皮氣來見萬椿。萬椿不知道他們已經搗過鬼了。拉着秋紅勸他依尤權的吩咐明天跑去同他相見。秋紅嬌瞋滿面也不說長短只硬着脖子鼓着腮兒一口回絕了。萬椿不能從命急得萬椿只管搓手嚷着怎了怎了。萬榴躲在旁邊只是格格的發笑。後來經那幾個同學勸說道萬大哥你也休得着急。杜秋紅不承認的喊他哥哥。只也叫做沒法。那廝左右不過想和二哥廝打瞧他那幾根乾枯瘦骨頭。料定他也不是二哥。對手讓我們二哥放他幾十個筋斗也叫我們。旁邊的人看了好笑。萬榴又囁道他既說定了兩邊都不許約人。你們若是跟隨我去不叫他疑惑我支配你們去做幫手。這個却使不得。萬椿急道這

個。又有甚麼打緊。便是決鬥也須得有幾個人去做憑證。難不成只許你和尤權在九松嶺上拚命。衆人笑道。大哥這話說得有理。好在我們還有許多同黨。由着二哥不去給信。他們省得吃那廝笑話……大家計議已定。方才各自散去。萬椿萬榴又親自將秋紅送得回家。重行跑轉屋裏歇息。弟兄倆上床睡覺時候。萬榴在被窩裏想起明天的事。十分高興。左睡也睡不着。右睡也睡不着。一直挨到半夜剛自合上了眼。又夢見同尤權打起來。他便使勁拾着尤權一條腿直攢。萬椿驚醒了。疼得要死。便同萬榴廝吵。萬榴才曉得。并不是尤權的腿原是他哥子的陪罪。不迭好容易等到天亮。萬榴一翻身早跳下床。他哥子萬椿也不肯再睡。隨着他一齊起身。萬榴見他母親同姐姐正睡得好。也不去驚動他們。自家便跳入廚下。見籃子裏還剩了好些飯。催着萬椿替他燒火。他就將飯一古擺放入鍋裏。偷了些菜油。劈劈拍拍着萬椿替他燒火。他就將飯一古擺放入鍋裏。

炒得起來。他母親聽見聲响。在床上說道。今天是個休息日子。你們就多睡一會兒。也不妨。事爲何。起得恁早。萬榴也不理。會狼吞虎嚥的。一口氣吃了三大碗。萬椿也隨意吃了些。其時他母親楊氏已踱入廚房裏。囁咕說道。這菜油原是留着今天使用的。冷不妨。又給你偷吃了。過一會子又要累我去打饑。荒你們的嘴也忒刁了……萬榴裝做不曾聽見。向他哥子使了一個眼色。兩人早開門跳出去。只見清霜滿天。紅日初出道途上。行人影子還不曾有。跑到九松嶺。靜悄悄的。只有那朔風吼得樹枝像潮水一般。價晌萬榴東張西望了一會。只得同萬椿揀了一片乾淨青石並坐下來。等候萬椿。又向他叮囑道。你若是同尤權放對須得留點意兒。不可使出你那蠻力。萬一打壞了他。這事也不得開交。只叫他知道你的利害。就算完了事了。萬榴只是抿着嘴笑。也不分辯……誰知等到有午飯光景。也不見尤權來到急。

得萬榴暴燥如雷要跑去到他門首叫罵禁不住萬椿硬攔着他不放他走。正在不耐煩的時候忽見秋紅笑吟吟的也跑得來了萬椿大喜問道妹妹怎麼高興也來走走秋紅笑道爲我的事我怎麼不來他們可曾廝打過沒。有萬椿回說那尤權還不曾來呢剛說着話昨天那幾個同學也陸續來到。萬榴便問他們尤權約在甚麼時候會我衆人笑道原約定吃過午飯才來。你們不如先回家去吃飯罷萬榴笑道誰耐煩再跑來跑去在這左近地方買點燒餅來搪搪飢餓好了秋紅聽見這話隨卽在口袋裏掏出一把銅角子來交給萬椿萬椿真個跑下嶺去買了好些燒餅大家隨便吃了些萬榴驚見遠遠樹林子裏有個人伸頭探望他便直跳起來嚷着奸細奸細大踏步前去追趕再瞧瞧已不見了（預伏一筆下文情事便不嫌突）萬椿笑道你休得疑心生暗鬼尤權既允許你不准攜帶同黨那裏會有奸細管是。

別的行路的走此經過。（萬椿畢竟忠厚）說時遲那時快從對面山坡上早撲過一個人來短衣窄袖正是那尤大哥尤權此處衆人不由喝了一聲采萬榴是仇人相見分外眼紅立刻扯去長衫緊了緊肚帶對着尤權直衝過去……在這個緊要當兒且讓我先講幾句閒話若論尤權的氣力呢便是再添上三個也抵禦不過萬榴他不是個鹵莽的孩子不見得便没想到這裏他此刻公然跑來同萬榴決鬥却是抱了個可以智取不可以力敵的老法子萬榴如何知道他別有詭計儘管連扒帶跳的趕得近前尤權見他來勢凶猛倏的躲向一株松樹背後並不去同他交手及至萬榴狂奔過來他早又轉過第二株松樹去了左閃右閃已弄得萬榴暴燥如雷喘汗交下連一件小襖子都剝得乾淨赤着膀臂虎吼的前去追趕尤權知道萬榴這

時候已是筋疲力盡。（毒極惡極）他却。不慌不忙。輕輕從腰裏取出一個。哨子。尖溜溜的向嘴邊吹了一聲。只見四邊山坡子撲上十多個學生來。不問青紅皂白。揪着萬榴便打。（更毒）萬椿秋紅吃這一驚。不小忙喊道。狗養的。你原說不許邀約別人幫忙。怎麼你倒四面埋伏下了這個。如何使得。先前來的那幾個同學也幫着遠遠的叫罵。只是不敢近前。（好笑）幸虧萬榴到底不弱。也還同他們大隊支持了半會功夫。左冲右突。畢竟跳不出重圍。後來漸漸氣力不加。被他們按在山嶺上。拳腳交下。萬椿見這光景嚇得哭起來了。依他便要上前去救護。兄弟又被秋紅緊緊扯住。他不放。情勢十分危急。忽見松樹影裏閃出一位錦裙繡襪的女郎。扶着兩個丫頭。背後還雄糾糾的立着五六名彪形大漢。（奇峯天外飛來。讀者試猜是誰）那女郎見許多人按着一個小孩。痛打芳心不由火發。望那些大漢。

揮了揮手。又聽不清。楚他說些甚麼。（是從萬椿秋紅眼中看出）那一班大漢不由分說。搶近幾步。將那許多學生。一手一個像小雞子一般。推向旁邊。尤權不知好歹。還叉手舞脚的望着他們。吆喝內中。惱了一個漢子。伸開巨靈手掌。拍的一聲。將尤權打得直滾落山坡。衆學生見首領已敗。早一溜烟。都跑得沒有蹤影。萬榴此時從地下跳起。通紅了眼睛。還向四下裏尋人。廝打那些漢子。笑道：「你還吃。他們打得不夠。我們救了你。你倒轉使起威風來了……」萬榴年輕好勝。最怕人笑。他不濟。他聽見這話。格外急得。跺脚望着他們。嚷道：「誰要你們多事。放走那些亡八羔子。再停一會。憑着我這一身本領。包管將他們打退……」衆人益發哈哈大笑。其時萬椿同秋紅以及那幾個同學。都趕得近前。大家替萬榴將衣衫披好。瞧他身上已是青一塊紅一塊。打得魚鱗也似的傷痕。那女郎顫巍的笑問道：「你們一班孩子。有何？」

仇恨。瞞着人在這裏廝打。請問這吃打的小官官姓甚。名誰。萬榴將頭一扭。  
冷笑。道你這話真間得奇怪。誰會吃打的我。一扭也不覺得疼痛。萬椿見他。  
依舊倔強自己。只得走至那女郎面前。鞠了一躬。說道。這是我的兄弟。名叫。  
萬榴。我叫萬椿。大家原是同學。爲了一些小事。偶然在此爭論。倒累小姐前。  
來排解。我替我的兄弟先行道謝……說畢。又一鞠躬。那女郎笑嘻嘻的說。  
道。照這樣講。那文鶯姑娘可是你們的姐姐了。我今天正擬去訪他。因爲路。  
徑不熟。命轎夫將轎子擋在大路上。我便沿着村莊賞看風景。不料聽見這。  
松岡上有呐喊聲音。一路尋來。可巧遇見你們兄弟。好了。你家住的地方離。  
此還有多遠。你們便引導我去同你姐姐見一見罷。正是

羣兒決鬥。何來雌莫。從茲情海。波濶又生。

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好青年 第四回

四四